

周

季

編

略

周季編略

定海黃式三集

烈王五

王名喜  
安王子

丙午元季春正月王踐位

日有會之

表

韓滅鄭自陽翟徙都之初三晉破智氏將分其地段規謂韓康子曰分地必取成皋康子曰成皋石澗之地也無所用之段規曰不然臣聞一里之厚而動千里之權者地利也萬人之眾而破三軍者不意也今用臣言則韓必取鄭

矣韓康子從之取成皋至韓之取鄭也果從成皋始大國

策世家編鄭世家康公二十一季滅無後又見韓世家韓

哀侯二季韓既徙鄭諸書遂侮韓王為鄭王猶魏王侮梁

王也周策宮它謂周君曰鄭恃魏而輕韓魏攻秦而鄭

韓非五節曰鄭恃魏而不聽韓魏攻荆而韓滅鄭呂覽言

魏請韓封鄭語蓋有所本然魏攻荆攻秦事不見史語又

兩技不敢錄竹書紀季書管桓公邑哀公于鄭與史記合

書滅鄭于安王二十一季與史記異陳穆堂謂輯紀季者

誤以康公之二十一季為安王二十一季也陳氏袒護紀

季此類猶存公是成

早故虎牢亦名制

趙侯章夔諡曰敬子種立趙世家敬侯十二季

越大夫寺區定越亂初無余即位紀季索隱引紀季作初

無余之後號莽安立季即起元國亂不可曠季無君也

丁二季春正月趙侯卽位

後蓋成

趙公子勝以爭立作亂不克

趙世家云成侯元年大事記書于舟季

秦蘇胡達師伐韓韓將襄敗蘇胡于酸水

紀季水經濟水注引同秦獻公

十一季韓哀侯三季紀季于顯王三十一季重出此條注云不知何季均此洪云水經注引此條本不紀季今輯者重出此條以此愈知今本紀季之爲後人所掇集也

秦徙都櫟陽勢漸彊太史儋見秦伯曰始周與秦國合而

別別五百歲復合合十七歲而霸王者出焉

本周紀秦紀老子傳漢書

郊祀志合纂周紀十七歲秦紀作七十七歲老子傳作七十歲注家說各不同漢書郊祀志顏注云史記舊本皆作十七今從之惟見秦獻據漢郊祀志在靈公作時後之四十八季據周秦紀去孔子死後百有五季季數相符老子

傳云孔子歿後百

二十九季亦誤

戊申三季六月趙雨雪

趙世家成侯二季呂氏  
解題曰今之四月也

燕敗齊師于林營

本燕世家索隱及  
殿本史記季表參  
定燕釐公三十季齊威王六季今本表

作林孤營亦  
有作林孤者

魯伐齊入陽關

齊世家季表  
魯其公四季

三晉伐齊至博陵

齊世家作博季表博  
作鮑通鑑三晉作魏

燕君莊葵諡曰釐子立

世家釐公三十  
季釐一作僖

宋公出葵諡曰休子辟兵立

世家休公  
二十二季

衛侯纘夢諡曰慎子訓立

世家慎公  
四十二季

己酉四季春正月宋公卽位

後論桓

燕侯卽位

後論桓

衛侯卽位

後論晉

趙以大戊午爲相

趙世家成侯三年徐注戊亦作成

衛伐齊取薛陵

齊世家威王七年大事記書于下辛亥誤

趙伐衛取鄉邑七十三

趙世家

魏敗趙師于北蘭

魏趙世家魏趙表同魏武侯十五年式三按魏表書衛晉公元季又書敗趙北

蘭本是一事後人誤讀合爲一事以爲衛敗趙或因是改趙世家之魏爲衛大事記亦沿之而誤季魏世家未改又柯本王本毛本及殿本史記趙世家之魏字尙未改爲衛也

周季編略

卷五 烈王

三 微居遺書

鄒孟氏軻生孟氏譜云孟子卒于赧王二十六年壽八十

縣志金孫錫孟子篡記皆同此說孔子生于靈王己酉距

此由孔子而來百有餘歲與此亦合孔叢子禮訓有孟子

請業于子思語後人遂移孟子之生于定王安王皆誤通

鑑錄子思告孟子之言于孟子適魏之季為孔叢子所誤

據孟子外書性善辨一孟子受業于子思之子子上

名白見禮檀弓與孟子五世之澤語相符三遷

志師授篇云子思壽百餘歲與孟子接未是

庚五季魏伐楚取郢陽季表魏武侯十六

韓山堅弑其君諡曰哀子若立世家哀侯六季子懿侯史

山堅賊其君姓山名堅史作嚴堅嚴一管之轉也通鑑書

韓嚴遂弑其君又率入鼎政刺韓傀事不可從哀侯被弑

烈侯因刺傀并中以

救得免二事迥異

趙秦戰于高安秦師敗績

趙世家成侯四年秦獻公十四年

魏侯擊蘇諶曰武不立太子公子瑇與公仲緩爭立國內

亂

魏世家武侯十六年

楚伐齊齊侯使淳于髡請救于趙齋金百斤車馬十駟髡大笑冠纓絕齊侯問其故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旁有禳田者操一豚鬻酒一盃而祝曰甌窶滿篝污邪滿車五檠蕃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于是益齋黃金百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至趙趙兵出

楚引兵去

依滑稽傳編齊威王八年說苑六與滑稽傳有異同



辛亥六季春正月魏侯即位

後僭王  
諡惠

韓侯即位

後諡懿

趙伐齊取鄆

季表趙世家無取字此依齊世家表齊世家鄆作甄此從趙世家齊威王九季趙成侯五

季趙世家正義  
濮州鄆城縣

魏敗趙師于懷

趙世家與季表同  
依魏世家後一季

齊侯自初即位委政于卿大夫九季之間諸侯竝伐佞臣周破胡專權擅勢妄造毀譽卽墨大夫賢而日毀之阿大夫不肖反日譽之有虞姬名娟之者諫曰破胡讒諛之臣也不可不退齊有北郭先生賢明有道可置左右破胡聞

之乃誣言虞姬幼與北郭先生通齊侯疑之問虞姬下九層之臺使有司驗問有司受破胡賄詞不符乃召虞姬自問之虞姬對曰妾聞玉石墜泥不爲汚柳下惠覆寒女不爲亂積之于絜雅故不見疑妾不能此舉一也經瓜田不納履過李園不整冠妾不避此舉二也妾聞寡婦哭城城爲之崩亾士歎市市爲之罷誠信發內感動城市妾不能此舉三也妾當歿不俟重陳然願戒君者羣臣爲耶破胡最甚君不執政國殆危矣于是齊侯大悟出虞姬召卽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卽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

卽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畱事東方以安是子不事吾左  
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而語之曰自子守阿譽  
言口聞然使人視阿田野不闢民貧苦趙攻鄆子弗能救  
衛取薛陵子弗知是子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遂烹阿  
大夫及周破胡于是羣臣譽息莫敢飾詐務盡其情國大  
治世家列女傳六薛士龍曰齊威之彊不在阿卽墨之斷  
而在毀譽者之刑臣觀近政非無阿卽墨之斷奈何毀  
譽之人白若薛氏有感而  
云然百烹刑不足治也

齊侯來朝是時諸侯莫朝齊獨修禮天下賢之

表注

趙攻鄭得之以與韓韓以長子與趙

據趙世家編大事記  
云韓分鄭地長子與

趙解題曰鄭滅六季矣安得復攻鄭意者韓滅鄭之時趙與有勞焉至是韓始以地酬其功與

魏侯初立難未平魏公孫頎自宋入趙自趙入韓說韓侯

曰魏營與公仲緩爭立

脣營頎不以營爲君也

今營得王錯挾上黨

固半國也因而除之破魏必矣不可失也韓侯說乃與趙合軍以伐魏取葵進兵戰于濁澤魏師大敗圍之趙侯謂韓侯曰殺魏君立公仲緩割地而退我且利韓侯曰殺魏君人必曰暴割地而退人必曰貪不如兩分之魏分爲兩不彊于宋衛我終無魏之患矣二國不和韓乃以其師夜

去趙亦歸

以魏世家表紀季通鑑參定季表書此事于惠王二季通鑑同濁澤一作涿澤今從魏世家司

馬遷曰惠王之所以身不歿國不分者二家謀不和也若

從一家之謀魏必分矣故曰君終無適于其國可破也

韓趙徙晉侯于屯留本紀季編是初徙屯留也至顯王二十

滅晉徙靖公子屯留疑未是

楚王臧夢謚曰肅無子立其弟良夫楚世家肅王十一季

宋公辟兵夢謚曰桓子剔成立桓史作辟此依索隱所引紀季及莊子也宋桓公三

季

壬子七季春正月宋公即位為弟偃所逐無謚

楚王即位後謚宣

日有食之季表

秦大疫

季表秦獻公十六季

魏敗韓師于馬陵

季表魏惠王韓懿侯二季

中山築長城備趙也

趙世家成侯六季

王崩諡曰烈弟扁嗣立

本紀

魏大夫王錡出奔韓

紀季魏世家徐廣注引同徐氏統箋曰吳起治西河王錡譖之卽是王錡也

冬秦桃筍

秦紀

魏庖丁爲魏侯解牛奏刀騞然魏侯曰技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臣始解牛之時所見

無非全牛者三季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

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陳導

大窾空也因其固然冢繁之未嘗而況大輒乎釋文冢著骨

處也輒戾大骨也良庖歲更刀者割也族庖月更刀者折也今臣

之刀十九季矣所解數千牛而刀刃若新發于硎彼節者

有閒而刀刃無厚以無厚入有閒恢恢乎游刃必有餘地

矣魏侯曰善莊子養生上云庖丁爲文惠君解牛釋文引

崔謨及司馬彪注云梁惠王今據之天埋者

天然之條埋循之則天下事無不治不循之則自折庖丁

此言蓋有師傳不第養生之道如此也莊子多寓言如此

篇則幾于酷

矣故錄之

周季編略卷五 終



周季編略

定海黃式三集

顯王六上

王名扁  
烈王弟

癸丑元季春正月王踐位

天雨金于秦之櫟陽四月至八月秦自以爲得金瑞作畦  
時于櫟陽祀白帝初秦襄公始爲諸侯作西時文公卜居  
汧渭之間作鄜時至德公居雍後宣公作密時祀青帝靈  
公作吳陽上時祀黃帝下時祀炎帝至此有畦時故雍有

四時祀青黃赤白四帝

本季表參封禪書索隱正義秦獻  
公十七季依秦紀在獻公十八季

歲而秦滅周自秦滅東周逆推之距此適百二十歲則季表可從也漢光武時改定漢為火德秦為金德本此詳見史高祖紀斬白帝注揚子恣言曰僭尊重于祭祭尊重于天秦用事四帝而天王不匡反致文武胙何以制秦

齊伐魏取觀津

表及魏世家參定齊威王十一季魏惠王三季紀季書此事于烈王七季水經河水

同注

齊伐趙趙獻長城以和

趙世家云侵齊至長城趙表同齊表云趙取我長城通鑑從之據齊

世家于京阿大夫之後書遂起兵擊趙敗魏魏請獻觀津趙歸長城則趙世家季表為也說見大事記趙成侯七季

韓趙以師入寇

之本趙世家編韓懿侯三季綱目取嚴君臣之義明季及此季韓趙入寇不書此其疏

也漏

韓城邢邛

紀季水經濟水注引同

秦命子向爲藍君

紀季水經渭水注引同

田開之見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賢學生吾子與祝賢游何聞焉對曰開之操篲以待門庭亦何聞于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開之曰聞之夫子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季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季遇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好恭過宮室廊廟必趨見門閭聚眾必下廝徒馬圉皆與抗禮行季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

養其內而虎食其外穀修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皆不

鞭其後者也

莊子達生淮南子人聞訓莊子郭注鞭其後去其不及也釋文鞭崔本作越云匿也視其

贏瘦在後者匿著牢中養之也

甲寅二季韓趙以師入寇分我東西都彘威公之歿也初武

王定鼎于邲鄆卽河南周公營之以爲都是謂王城復營

洛陽之下都以居殷民是爲成周以二者言之王城西而

成周東也平王東遷都王城子朝之亂敬王徙居成周歷

世因之至考王乃以王城故地封其弟桓公以續周公之

職東之成周王都之西之王城桓公分治之其權統之于

主也自威公之時東西二都有隙威公猶和解之至此威

公夢肆九月不得葬西都與東都分爲二

本趙世家大事記韓非說疑呂

覽先識說苑權謀周策吳注參定韓非子內儲云公子朝周太子也弟公子杞甚有寵于君君友遂以東周叛分爲兩國此言與史歧異

西都惠公立因東西都分爲二乃封其少子班于鞏以奉

王是爲東周公

據周紀編趙世家正義引摭地志封班在

桓公而終言之耳近儒惟梁曜北考此爲明大事記書此事于考王末季特因封紀桓公之子威公威公之子惠公桓公夢于威烈王十二季按周季則考王末不得有惠公何得有惠公封少子事此決不可從也金氏壽編及今馬宛斯疏

緯史段西崖長基統紀表皆誤

龍門河水三日交

紀季水經河水注引紀季同

乙三季魏侯韓侯會于宅陽遂達師城武都師爲秦所敗

據魏表及韓魏世家大事記參定魏世家本文未誤注家所分句讀失之也大事記作遂伐秦城武堵伐秦之文非史所有讀城武都爲句與季表合則是也武都魏世家作武堵同聲借秦表云敗韓魏洛陽通鑑從之分二非也段氏統紀表言洛陽兵入秦疆亂周之大亦非也魏惠王韓懿侯五季秦獻公十九季

趙侯會齊侯于阿下

趙成侯九季齊威王十三季趙世家會作戰大事記從徐廣注改戰爲會

呂云世家傅齊烹阿大夫之後諸侯莫敢加兵二十餘季此祇五季中百當從別本

魏公子景買伐韓與韓將明戰于陽魏帥敗

紀季陽作韓水經濟水注

引紀季作陽從之

丙辰四季魏伐宋取儀臺

季表魏惠王六年  
宋公剔成五年

趙攻衛取甄

趙世家成侯十年  
季衛啓公八年

魏發逢忌之鼓以賜民

紀年漢書地理志注引同

越寺恩弑其君初無余是爲莽安是時越三世弑君矣王

子按患之逃乎丹穴

不壽駢初無  
余爲三世

越國無君求王子按而

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按不可出越人熏之以艾桑之以王

輿按援綬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

越人乃立按爲君

紀年莊子讓王呂覽貴生合編淮南子  
以按爲翳按翳特惟不壽見弑此言三

世弑君非翳明矣史記作之侯侯按音同初無余亂中卽  
位以立季起元計之止十一季今本索隱引紀年云立十

二季二字誤索隱又引樂資云王子搜號曰無  
顛今從之索隱云王之侯卽無顛今本誤正之

丁巳五季春正月越王卽位

號焚蠋耶  
又號無顛

秦章嶠伐魏魏求救于韓趙戰于石門秦敗魏韓趙之師  
斬首六萬乃命秦伯爲方伯賜以黼黻之服

世家本紀秦  
獻公二十一

季魏惠王韓懿侯七季趙成侯十一季乃者  
辭不得已而命之也后同趙世家作后阿

兩穆于鄭

鄭謂韓地今本紀季鄭作  
郢陳穆堂云郢乃鄭之訛

戊午六季秦攻魏少梁趙救之

見世家魏忠王八季趙成侯  
十二季秦獻公二十二季

魏伐趙取列人及肥

紀季水經濁  
漳水注引同

兩黍于齊

紀季齊威  
王十六季



己未 七季秦庶長國伐魏敗魏師于少梁虜其太子取龐

秦魏

表兩言太子是也趙世家虜其太子痤魏敗我淪痤魏二  
字倒秦紀魏世家云虜公孫痤亦譌蓋後人竄改之而益  
其譌耳公叔痤非公孫痤也明季痤病歿  
非虜歿也秦獻公二十三年魏惠王九年

魏公叔痤敗韓趙之師于滄北獲趙將樂祚取趙皮牢魏  
侯說郊迎以賞田百萬祿之公叔痤辭曰士卒不崩直而  
不倚撓而不避者此吳起餘教也再覘地形之險阻決利  
害之備使三軍之士不迷惑者已甯爨襄之力也縣賞罰  
于時使民信之君之明恣也臣何力之有乎魏侯曰善于  
是索吳起之後賜田二十萬已甯爨襄田各十萬魏侯曰

公叔非長者乎既爲寡人勝疆敵矣又不遺賢者之後不

掩能士之迹公叔何可無益乎乃加與田四十萬爲田百

四十萬

表趙世家與魏策參定韓懿侯九季趙成侯十三季表言敗澮公叔座將戰澮北獲趙樂祚見魏策

取皮牢見趙世家崙言公叔與吳起隙國策注以爲一人意者險固甚微與抑或生則疑之歿則知之與季表書取

皮牢于後一季

趙侯韓侯遇于上黨

趙世家云韓昭侯昭當作懿

韓大雨三月季表

魏始築長城

下言是時魏築長城則長城之築起是季水經注引紀季梁惠成王十二季龍賈帥師築

城于西邊是西偏一役魏世家惠王十九季云築長城是功竣之季也大役緩成古多如此

魏侯韓侯會于巫沙

紀季水經濟水注引同

衛侯訓羨諡曰罄子不逝立

世家衛釐公十一季不逝世家作速又作邀索隱云壽穆

公名邀以系本  
作不逝爲是

燕侯羨諡曰桓子立

世家燕桓公十一季

秦伯連蕞諡曰獻子渠梁立季二十一矣是時河山以東  
疆國六淮泗之間小國十餘楚魏與秦接界魏築長城自  
鄭濱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漢中南有巫黔中皆以夷翟遇  
秦攘斥之不得與中國會盟于是新主有發憤修政意

秦表

獻公二十三年與紀異巫  
舊本作巴此從史記改

顯王

歐陽遺書

魏與趙以榆次陽邑

紀季趙作邯鄲水經洞澗水注引紀季同俗本紀季作與趙戰于榆次陽

邑趙戰乃邯鄲之譌秦本紀莊襄

王三季蒙鶩攻趙榆次卽此地

申八季春正月衛侯卽位

後諡成

燕侯卽位

後諡文

秦伯卽位

後諡孝

彗星見西方

季表

趙與韓攻秦

趙世家趙成侯十四季韓懿侯十季

魏引河水入于圃又爲大溝以引圃水

紀季水經渠水注引同魏惠王十季

瑕陽人自秦導岷山青衣水歸魏

紀季水經青衣水注引同徐統箋以歸魏爲人

歸陳集證以  
爲水歸陳是

魏伐趙

依魏表魏世家取皮牢在此  
季趙世家以取皮牢屬冉季

秦伯布惠振孤寡招戰士明功賞下令國中曰晉我穆公

自岐雍之間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爲戒

戒界通

西霸戎

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爲後世開業甚光美會  
往者厲躁簡公出子之不甯國有內惠未遑外事三晉奪  
我先君河西地諸侯卑秦醜莫大焉獻公卽位鎮撫邊境  
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  
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彊秦者

吾將子以尊官且與分土衛公孫鞅聞是合西入秦鞅衛  
之庶孽也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痤痤病以奇材薦  
魏侯默然不應痤屏人言曰君不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  
魏侯許諾而太庠乃以實告鞅使速行鞅曰君不能用子  
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子之言殺臣乎遂不遑告公叔痤卒  
已葬見魏策迺入秦因嬖臣景監求見秦伯秦伯不說其言  
以責景監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始難悟矣後五日復來見  
秦伯怒益甚鞅曰吾說公以王道亦不入也迨三見論富  
國彊兵之術秦伯說鞅曰吾說公以霸道欲用之矣四見

與語秦伯不自知邾之海于席也語數日不厭遂用之秦紀  
商鞅傳合纂商子書言使民不貴學不賤農民不貴學則  
力農而不偷民不賤農則國安而不始又言國有禮有樂  
有詩有書有善有修有孝有悌有廉有辨國有十者無使  
戰必削至亡國無十者上有使戰必興至王然則其始見  
孝公而論帝王之道後儒能不疑爲夸說乎式三謂後世  
上萬言書者皆談王道而所行不及乎霸多矣以鞅之智  
豈後儒所說帝王之道獨茫昧無知不能言哉而行于秦  
筆于書者如此所以取信于秦孝公耳士苟且以就功名  
皆此類也

秦伐魏圍陝城秦紀

秦伐戎斬獮王秦紀

辛酉九季致文武胙于秦周紀秦紀季表孝公二季

顯王

魏及趙伐齊

趙世家魏惠王十一季趙成侯十五季齊威王十九季

秦伐韓次于懷城殷

紀季水經沁水注引同韓懿侯十一季

王十季星晝墜于魏有聲

表世家魏惠王十二季

秦伯既用衛鞅鞅欲變法修刑內務耕稼外明戰死之賞罰恐人議之乃說秦伯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有高人之行者常見非于世民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秦伯併善甘龍曰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鞅曰常人安于故俗學者溺于所聞以此居官守法可也智者作法愚



者制虜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泐功不十不易器泐古無過  
循禮無邪鞅曰冉古不同教何古之泐帝王不相復何禮  
之循然則反古者不可非循禮者不足多秦伯以鞅言爲  
善卒變泐令民爲什伍而相收伺連坐告姦者與斬敵首  
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  
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竅爲私鬪者各以輕重被刑大  
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  
者收以爲奴宗室非有軍功不得與屬籍尊卑竅秩等級  
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

富無所芬，等令既具，未布恐民不信，乃立三丈之木于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予金如約，以明不欺。

迺下令

商君傳本紀

秦置涇官

大事記依商子修

韓侯若夢，諡曰懿子武立

世家懿侯十二季

魏龍賈逵師築長城于西邊

紀季水經注引郡國志長城自卷逕陽武到密為龍賈所

築是西偏

一役也

楚伐魏，決白馬之口，以水長垣之外

紀季水經河水注參定楚宣王十一季

趙與韓魏分取晉君屯留地徙之端氏

趙世家紀季成侯十六季晉君處屯

留十一季而徙端氏越十一季而復徙屯留視君如弈棋與抑不如也

癸亥十一季春正月韓侯卽位

依史記後諡昭竹書作釐侯韓策作昭釐侯

秦敗韓師于西山

韓世家季表秦孝公四季

魏伐韓圍宅陽

宅紀季作宅據水經濟水注改

韓侯使許息致平邱戶牖

首垣諸邑及馳道于魏魏取馳道諸邑

馳紀季作枳

與韓以鹿

邑魏侯因會韓侯于巫沙而釋宅陽之圍

水經注五卷河水及七卷濟水

引紀季與今紀季本同紀季又言歸釐于鄭徐箋以釐爲邑名韓本紀季釐下有侯字任鈞臺從韓本以爲魏執韓釐侯以伐韓旣盟而釋之也疑不敢決姑闕之魏惠王十三季

趙侯魏侯遇于葛擘

趙世家成侯十七季

齊相田嬰封辭號靖郭君楚王聞之大怒將伐齊齊侯有  
輟意公孫闈曰封之成與不非在齊也又將在楚闈說楚  
王令其欲封公也又甚于齊嬰曰願委之于子公孫闈因  
適楚說楚王曰魯宋事楚而齊不事者齊大而魯宋小王  
獨利魯宋之小不惡齊大何也夫齊之削地而封田嬰是  
其所以弱也楚王以爲然因不止而田嬰之封遂成

齊田嬰封

辭史說以爲在宣王時國策吳注詳言其譌索隱引紀季以田嬰封辭在威王時爲梁惠王後十三季吳注云惟梁惠王時十三季正當威王之世疑此處有差互據吳說封辭當在此季齊以辭封田嬰傅君鄰忌爲相亦封成傅君

事相聯也齊威

王二十一奉

齊鄒忌以鼓琴見齊侯齊侯說而舍之右室未幾齊侯鼓琴忌推戶入曰善哉齊侯不說曰子見容未察何以知其善也忌曰大弣濁以溫小弣廉折以清攬之淡醪之愉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害以是知其善也齊侯曰善語音忌曰何獨語音夫治國家弭人民皆在其中齊侯又勃然不說曰治國家弭人民何爲乎絲桐之閉忌曰大弣濁以溫者君也小弣廉折以清者相也攬之淡醪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夫

復而不亂者所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以存亾也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治齊侯說三月而受相印痛于髡見忌曰善說哉髡有愚志願陳諸苒忌曰謹受教髡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亾忌曰請毋離苒髡曰豨膏棘軸所以爲滑也然而不能運方寶忌曰請謹事左右髡曰弓膠管榦所以爲合也然而不能傅合疏罅忌曰請自附于萬民髡曰狐裘雖敝不可補以狗皮忌曰請擇君子毋襍小人于其間髡曰大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琴瑟不較不能成其五音忌曰請修訟律而督姦吏堯說畢趨出語其僕曰告之微言若

響之應響是人必封不久矣

依世家平表是威王時事新序禮事二以爲宣王時事文

亦不同今本史記濁以春溫據索隱春衍字

秦鞅以新泚行于國暮季秦民言其泚之不佞者以千數于時太子適犯泚鞅曰泚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鯨其師公孫賈由是秦人皆畏

泚

本商君傳秦孝公四季刑戾在後此未知何刑

甲子十二季魏侯趙侯會于郟

季表魏世家同魏惠王十四季趙成侯十八季通鑑作魏

韓譌郟亦作瀉

宋取韓黃池

季表宋公剔成十三季韓昭侯二季

魏取韓朱邑韓侯惠或說韓侯曰今使天下書銘于君之  
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癢右手攫之則左手癢然  
而攫之必有天下君其攫之乎韓侯曰寡人不攫也曰甚  
善自是觀之兩臂重于天下也身又重于兩臂也今韓魏  
之所爭者一邑耳非天下之重也君顧愁身以傷生何哉  
季表韓世家莊子讓王呂覽審爲合繫不言子萼子而傅  
或闕疑也今子萼子書有與齊晏平仲管趙簡子問荅辭  
召事以爲春秋時人晁氏昭德朱子晦庵及今顧亭林極  
辯今本爲後人譌撰則以梓木爲子萼子難據也莊子傅  
子萼子見韓昭僖此莊子據所見言之不誤矣墨子書言  
子墨子春秋公羊家云子司馬子子沈子凡弟子傅其師  
之姓曰子某子莊子書中傅子列子子萼子  
豈莊子之師與而舊以子萼爲字未可臆定



楚使令尹黑迎女于秦

季表楚宣王十三  
季秦孝公五季

齊鄒忌爲相替季封以下邳號曰成君鄒忌告齊侯曰臣

衣冠窺鏡問臣之妻曰孰與城北徐公美

孰與猶  
何如也

妻曰徐

公未有若此之美也臣不自信復問妾妾亦曰徐公未有

若此之美也臣又不自信有客從外來與坐談復以是問

客亦曰徐公未有若此之美也明日徐公來孰視之自以

爲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乃知臣妻之美臣者私

臣也妾之美臣者畏臣也客之美臣者欲有求于臣也今

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宦婦左右莫不私君朝廷之臣莫

不與君四境之內莫不有求于君由此觀之君之蔽甚矣

齊侯曰善乃下令羣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

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議于市朝間寡人之目者受

下賞令初下進諫者眾木齊世家季表及國策策云下令

齊今按史表是季趙侯如齊明季宋公趙侯會平陸又明

季魏侯朝齊皆與策合足見能受諫者之效策語不虛也

齊威王二十二年

趙侯朝于齊季表

越王授葵號曰無顛又號葵蠲非次無疆立索隱引紀季

本紀季同又索隱引紀季號葵蠲非引樂資說號無顛兩

存之水經注稽古錄單刻索隱本今本史記及紀季疆作

彊

秦鞅爲政違禮義棄倫理并心于進取行之二年秦俗日  
敗其民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假父耨粗杖  
彗慮有德色母取瓢椀箕帚而立諄語抱哺其子與公併  
居婦姑不相說則反唇而相稽其慈子嗜利而輕簡父母  
也異於禽獸者匹幾耳然并心赴時終不知反廉愧之節

仁義之厚

賈子時變及漢書賈傳

乙丑十三年春正月越王卽位

朱公魯侯衛侯韓侯皆朝魏是時魏方彊也魏侯觴諸侯

于范臺酒酣請魯侯舉觴魯侯興避席擇言曰昔者帝女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亾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寐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亾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亾國者楚君登彊臺而望崇山左江右湖以臨方渥其樂忘死遂盟彊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亾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南之威之美也

得爽林而後蒨臺彊臺之樂也有一于此足以亾國兼此

四者可無戒與魏侯偁善

國策魏世家季表徐廣表注引紀季參定宋公剔成十四季魯

其公二十一季衛成侯六季韓昭侯三季魏惠王十五季  
今本紀季書來朝于十二季書鱗諸侯于烈王二季未知  
依何書  
采入

趙侯燕侯會于阿

趙世家季表趙成侯十九季燕文公六季紀季阿作安邑燕侯作燕成侯

宋公趙侯會齊侯于平陸

趙世家季表齊威王二十三年平陸齊地

秦公孫鞅行新泚三季百姓有言其泚之僂者秦伯以爲

泚之善也命鞅爲左庶長

秦孝公六季事見秦紀後儒或駁之式三謂鞅道政齊刑愈于

政刑之不一者泥鞅之泚豪猾多利之秦紀非誣也因編而正之

曰齊亦有寶乎齊侯曰無有魏侯曰寡人國雖小尙有徑寸之珠照車焜後各十二乘者十枚豈以齊大國而無寶乎齊侯曰寡人之所以爲寶者與君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盼一作盼譌作盼田盼非田嬰以爲一人者誤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于河吾臣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徙而歸之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此四臣者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魏侯慙

不能答

齊世家季表通鑑魏惠王十六季齊威王二十四季韓詩外傳十以此為齊宣王時事

趙作檀臺魏以榮椽獻之

趙世家成侯二十季舊劉說以榮椽為地名此依鄭君康成以

為屋翼與

椽材也

秦伯魏侯會于杜平

季表秦紀同魏世家作社平秦孝公七季

魏侵宋取黃池宋復取之

世家季表宋公別成十五季

楚以昭奚恤為相

依大事記編以下與景舍論救趙事推之也楚宣王十五季式三按新序禰事

一有昭奚恤對秦客觀楚寶事是昭奚恤與令尹子西葉公子高等同仕當在楚白公未亂惠王十季之時此時一百二十餘季矣楚策以昭奚恤為宣王之臣通鑑大事記皆同豈將後有兩昭奚恤與抑對秦客觀者非昭奚恤而新序或譌與凡若此類疑不能詳依舊存之以俟通者

秦公孫壯伐韓圍焦城不克壯遂達師城上枳安陵山氏

紀季水經渠水注引同

趙伐衛取漆富邱城之

紀季水經八濟水二注引同衛成侯七年耶作兵者譌

齊師及燕師戰于洵水齊師遁

紀季水經鮑邱水注引同燕文公七年

丁十五年韓侯如魏之中陽朝魏也申不害告韓侯曰弱

魏之兵而重韓之權莫如朝魏韓侯從之

紀季水經渠水注引同韓策或

謂鄭王章韓昭侯五年魏惠王十七年

楚王朝諸侯魯侯後至而獻酒薄楚王怒欲辱之魯侯不

受命曰我周公之嗣長于諸侯用天子禮樂勳在周室我



送酒已過禮矣責其薄無乃大甚乎遂不辭而還楚王怒

乃發兵與齊攻魯

莊子於國篇魯酒薄而邯鄲圍釋文云楚宣王魯恭公梁惠王時事符合今淮

南繆稱訓高注本于計注釋文亦引之與此異

初魏欲擊趙而畏趙之與楚親必

相救至此楚伐魯魏將攻趙之邯鄲季梁諫魏侯曰今者

臣來見人于大行方北面持其駕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

之楚奚爲北面彼曰吾馬良臣曰馬雖良此非之楚路也

彼曰吾用多臣曰用雖多此非之楚路也彼曰吾御善此

數者愈善而離楚愈遠百今君欲成霸王之舉恃國大兵

銳而攻趙動愈數而離王愈遠百是猶之楚而北行也魏

侯不聽

鮑注云季梁魏人非列子所解鮑氏以爲有二季梁也按策文本云魏將攻邯鄲通攷特後魏攻邯

鄲此季事爲箸亦關係爲大也則季梁言宜錄列子仲

尼篇言季梁之友楊朱望其門而歌力命篇言楊朱之友

季梁病其子譚醫矯氏俞氏

盧氏此季梁非即彼季梁與遂伐趙圍邯鄲趙求救于楚

楚昭奚恤謂王曰不如無救趙而以彊魏魏彊其割趙必

潰矣趙不能聽則必堅守是兩敵也景舍曰不然魏之攻

趙恐楚之攻其後也今不救趙趙有凶形而魏無楚慝是

楚魏共害趙也魏何敵焉且趙知凶形而見楚之不救已

也必與魏合而以謀楚故王不如少出兵以爲趙援趙恃

楚勁必與魏戰魏見楚救之不足畏也必不釋趙趙魏相

敵而齊秦應楚則魏可破也楚王因使景舍起兵以援趙  
趙又求救于齊齊侯欲起兵至邯鄲段干綸曰救邯鄲軍  
于其郊是趙不拔而魏全也不如南攻襄陵侯邯鄲拔而  
乘魏之敵是趙破而魏弱也

策作綸  
史作朋

齊侯然之乃使田忌

圍魏襄陵田忌既受命意猶豫復欲引兵之趙齊人有孫  
臏者本孫武之後築與龐涓同學兵法涓仕魏自以爲不  
能及臏乃陰使召臏至則斷其足而黥之欲使其終身癡  
棄齊使者如魏孫臏以刑徒陰見齊使以爲奇竊載以歸  
田忌客之薦于朝至此時謀救趙齊侯欲以臏爲將臏辭

以荆餘之人不可使將乃使忌爲將贖爲師居輜車中坐  
定計贖因田忌之欲赴趙進諫曰解襍亂紛糾者不控拳  
救鬪者不搏撻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難自解百今魏之  
輕兵銳卒竭于外老弱罷于內若引兵疾奄其都彼必釋  
趙而自救是我解趙之圍而收魏之敵也忌從之本國策  
季表世

家孫子傳陸氏莊子於歷歷篇釋文魯其公二十三季  
趙成侯二十一季楚宣王十六季齊威王二十五季

宋伐趙圍其邊城畏魏而助之也魏將伐趙徵師于宋宋  
請于趙曰魏徵師敝邑不從則恐危社稷若扶魏伐趙則  
寡人不忍也請徐攻邊城而留其日以待趙許之遂圍其

一城

本宋策別  
咸十六季

東周君與韓以高都

紀季水經伊水注引同傳東周君與之未必由王命也後高都終歸周見

下韓雍  
氏之役

秦敗魏師于元里斬首七千取少梁

季表秦紀秦孝公八年季式三按魏惠王十

五季持國勢甚彊諸侯朝之齊秦大國亦與聯好此秦取魏少梁必彙魏攻邯鄲國虛少兵之時迨魏拔邯鄲秦使商鞅和魏必有請還少梁之約至齊楚其敗魏師秦必負約因有襄陵之役然則魏之攻趙失計甚矣使不攻趙秦安敢輕攻魏齊楚亦何至構兵哉此季梁之諫所以爲至言也

戊辰十六季魏拔趙邯鄲泗上十二諸侯皆服魏侯迺連諸

侯來朝于孟津因謀報秦以其取少梁也秦伯恐乃使左

庶長鞅適魏講和鞅致事畢遂說魏侯曰君之功大矣令  
行于天下矣君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則鄒魯此君之所  
以鞭箠使也不足以王天下不若北收燕東伐齊則趙必  
從矣西收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君有伐齊楚之心以從  
天下之志王業已見君可以先行王服魏侯聽鞅言遂廣  
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旒乘夏車偁夏王聲言齊楚救趙必  
伐齊楚齊楚聞之皆怒齊田忌圍襄陵益急魏師自邯鄲  
還與齊師戰于襄陵魏師大敗楚景舍乘魏之敗取魏唯  
滅之聞魏乃公王號

事見秦策武王時謂秦王章又見始皇時爲六國說秦王章又見齊策說

閔王章大事記據之云是季魏偃王也魏惠王十八季趙成侯二十二季齊威王二十六季楚宣王十七季襄陵孫子傳作桂陵

齊自偃王

本世家後顯王三十四季齊宣魏惠會徐州相王則齊威王偃王十季而蒙齊宣初卽位之時

尙未襲先世偃王也

韓以師入寇取我陵觀廩邛

季表韓昭侯六季廩一作邢按韓城邢邛在禹元季此作

廩爲是綱目書韓伐東周大謬

魯侯奮發諡曰共子屯立

本季表編據世家共公二十二季始立于安王二十六季乙巳

終戊辰當是二十四季也皇甫諡云始乙巳終丙寅與此相差二季屯漢律麻志通鑑譌毛

已十七季春正月魯侯卽位

後諡廢

秦用公孫鞅恣民勇于公戰恣于私鬪其民初言令不僂

者此時來言令僂鞅曰此亂化之民也盡遷之于邊城自

後民莫敢議令秦伯以鞅爲大良造商君傳言十季是孝公十季非恣行十季

表于是季書大良造可見蘇子瞻志林論司馬子長僂商

鞅之功爲子長之舉式三謂史固有溢辭也如謂鞅竟無

功不可也鞅道政齊刑其恣之成如蒺藜之軌能補五穀

之不足但不可以蒺藜爲五穀耳是以十二季錄賈子語

此節錄史傳功舉並見于事爲尤

秦大良造鞅連諸侯之師圍魏襄陵諸侯圍襄陵見魏世家及表鞅伐魏見秦紀

紀及表與商君傳通鑑分二事實一事也魏惠王十九季紀傳表皆言伐魏降安邑安邑魏都也魏世家惠王三十

一季自安邑徙大梁此時豈有安邑

降秦之事通鑑刪之胡注辯之是也



魏築長城成塞固陽備秦也

魏世家表同烈王七年中山築長城顯王元年趙獻齊長

城此明季齊築長城三十六季趙築長城則中山趙齊魏俱有長城也紀季于十季書龍賈達師築長城蓋大事非一季就也

燕伐趙圍濁鹿趙逵代人救濁鹿敗燕師于勺梁

燕文公十季趙

成侯廿三季見紀季水經澧水注引同紀季云趙武靈王救濁鹿徐氏統箋以爲是時武靈王或已能將兵也式三按季下四十四季武靈王卽位季尙幼徐說非

魏惡楚相昭奚恤使江乙仕于楚以毀之江乙謂楚王曰人以狗爲有勢而恣之其狗常溺井鄰人見狗之溺井欲入言之狗惡之當門而噬之鄰人憚之遂不得入言邯鄲

之難楚進兵大梁取矣昭奚恤取魏之寶器臣居魏知之故昭奚恤常惡臣之見王楚王不信江乙之言以告昭奚恤奚恤對曰臣朝夕以事聽命而魏使人入閉臣甚畏之非畏魏也如彼泄吾君臣之交而天下信之臣之得舉不遠矣楚王曰寡人知之大夫何患未幾楚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畏昭奚恤誠何如羣臣莫對江乙對曰虎隨狐行百獸見之皆吞虎不知獸之畏己而吞也以爲畏狐也王之地方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昭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也故人臣而

見與者是見君之威也江乙又謂楚王曰人有好揚人之善者于王何如楚王曰此君子也近之江乙曰人有好揚人之惡者于王何如楚王曰此小人也遠之江乙曰然則將有子弑其父臣弑其君而王終不知者以王好聞人之美惡聞人之惡也楚王曰善寡人願兩聞之江乙又爲梁山陽君請封于楚楚王許之昭奚恤曰山陽君無功于楚不當封江乙因得山陽君與之共毀昭奚恤于楚王

依魏策新

序雜事二合纂楚宣王十八年通鑑編狗彘告者之文於苒一季

庚午十八季秦城商塞季表孝公

周天子各  
卷之六  
顯王

戰國策

秦大良造鞅圍魏固陽降之

季表魏惠王二十季

魏歸趙邯鄲盟于漳水上

趙成侯二十四季見表世家

秦伐趙攻藺

趙世家

齊築防以爲長城

紀季水經卷二十六汝水注引同史記蘇秦傳注引亦同惟指爲齊閔王事則

誤也威王二十八年季

韓以申不害爲相不害鄭之京人也學本老子而主刑名以術干韓侯魏之圍趙也韓侯問曰吾誰與對曰此國之大事安危之關也臣請苦息之退而微謂趙卓韓黈曰子國之辯士也爲人臣者言不可必用盡忠而已矣二人各

進議于韓侯不害微視韓侯之意而言之遂大說至是爲

相本國策季表申傳韓世家韓昭侯八年韓非子內儲上言趙令人因申子請兵于韓以攻魏申子欲言之君而恐君之疑已外市也否則恐惡于趙乃令趙紹韓杳書試君之動兒而後言之卓鼂作紹杳文異事相似觀申子告卓鼂語忠臣之道亦已識之以道繩人以術全己學老而矜者也

堂谿公見韓侯曰今有白玉之卮而無當也當底也有瓦卮而

有當君將何取以飲韓侯曰以瓦卮堂谿公曰瓦器至賤也不漏可以盛酒雖有千金之玉卮至貴既漏人孰注漿哉今爲人之主而漏其臣之語猶無當之玉卮也雖有聖智莫盡其術韓侯偁善申不害因進言曰獨視者爲明獨

聽者爲聰能獨斷者可以爲天下主

韓非子外儲說右上式三按正名慎名本

子論語禮大傳而申子用之以苛機事之密本于易大傳而韓昭侯用之以詐未通聖人之大道而偏用之也

辛未 十九季秦築冀闕宮庭于咸陽自雍徙都之禁民父子

兄弟同室納息者并諸小鄉聚爲縣縣置令丞凡三十一

縣以三晉地狹人貧秦地廣人寡草不盡墾地利不盡出

于是誘三晉之人利其田宅復三代不與兵事而使秦人

應敵于外故廢井田開阡陌任民所耕不限多少數季之

閒國富兵彊地東渡洛

表商鞅傳秦紀杜氏通典食貨門合纂三十一縣紀作四十一縣秦

孝公十

二年

秦魏之大臣遇于彤

魏惠王二十一季見表二十五季表云會丹魏大臣也丹應作彤錯移在

後

趙侯種蒺曰成公子縑與太子語爭立縑不克奔韓太

子語立

成侯二十五季見世家

韓申不害既相以韓地救民險介于大國之間晉國之故禮未滅韓國之新澆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後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持後相繆百官背亂不知所用至是更定其澆未幾韓侯問曰行澆何其難乎不害對曰澆者見功而與賞因能而授官今君設澆而徇左右之請此所以難行也

韓侯曰吾自今知行恣矣

韓非子外儲說左上定恣准南子要略訓韓昭侯九季

魏使衛公子南爲侯

依紀季編漢武紀注贊日紀季勁朝于魏後惠成王如衛命子南爲侯似

子南卽勁韓非說疑曰衛子南勁之爲臣也上偪君下亂治援外以撓內親下以謀上蓋謂此式三按秦紀昭王八

季魏公子勁爲諸侯與此二事徐注紀季合爲一事不可信今書魏勁事于赧王十六季

王申二十季春正月趙侯卽位

後諡肅

秦以公孫鞅爲相

依商君傳云爲相十季逆推之編此秦孝公十三季

秦初置秩史

季表

趙夔晉侯端氏邑復徙處于屯留

據趙世家云徙屯留是晉祀猶存也紀季書徙

屯留子烈王六季則此爲再徙矣韓世家及表于是季書韓姬弑其君悼公陳穆堂從梁氏史記志疑以悼公卽晉



君疑不

敢決

西二十一年秦初更賦法

秦紀年表孝公十四年

趙侯魏侯遇于陰晉

世家趙肅侯二年魏惠王二十三年

韓侯朝于秦

表世家韓昭侯十一年

魏殷臣趙公孫褒伐燕取夏屋城曲逆

紀年水經澠水注引同燕文公十四

年

秦既得韓魏因假道韓魏以伐齊齊王使匡章將而應之

與秦交和而舍

策注軍門曰和

使者數相往來匡章因變其徽章

以襍秦軍侯者言匡章以齊入秦齊王不應頃之侯者復

言匡章以齊兵降秦齊王不應如此者三有司請擊匡章  
 齊王不許未幾言齊兵大勝秦兵大敗齊王喜有司問故  
 齊王曰章子之母啟得舉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  
 吾使章子將曰將軍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  
 非不能更葬先妾也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  
 故不敢夫為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為人臣而欺生君哉齊本

策齊威王三十一季蘇秦言秦欲漢入齊恐韓魏之議其

後策言假道于韓魏則伐齊托韓魏既服之後與報王四

十四五季攻齊剛壽同匡章傅章子猶田盼傅盼

子田嬰傅嬰子田文傅文子見齊策首篇鮑注

甲 二十二季趙公子范襲邯鄲不勝而死趙世家肅

侯三季

魏使孫何侵楚入三戶郭

紀季水經丹水注引同楚宣王二十三年魏惠王二十四年

乙亥二十三年趙侯來朝

季表趙世家蕭侯四年

齊殺其大夫牟辛

齊世家表同通鑑作牟脫辛字索隱引徐廣注與季表大夫並作夫人則同馬

貞所見季表與今本異齊威王三十三年

衛甯貶號曰侯

衛世家成侯十六年衛世家成侯以衛甯公至成侯乃稱侯自貶也

魏章逵師及韓師伐楚取上蔡孫何取滎陽

紀季水經汝水潁水注引

同魏惠王二十五年

楚宣王二十四年

魏絳中地墾西絕于汾

紀季水經汾水注引同

丙子二十四年秦公子虔復犯約削之

秦孝公十七年鞅傳云四年謂築冀闕後

也趙息云虞杜阿不出八季詳見下三十一季逆推之編此

齊王遊于瑤臺成君鄒忌來奏事從車羅綺甚眾王望之謂左右曰來者誰也左右曰成侯也王曰國至貧也何出之盛也成君忌至上謁曰忌也王不應又曰忌也王不應又曰忌也王曰國至貧也何出之盛也成君忌曰赦臣死舉使臣得言之王曰諾對曰忌舉田居子爲西河而秦魏弱忌舉田解子爲南城而楚人抱羅綺而朝忌舉黔涿子爲冥州而燕人給牲趙人給盛忌舉田種首子爲卽墨而齊忌忌舉北郭刁勃子爲大士而九族親民益富舉此數

曷臣王枕而臥耳何患國之貧哉

齊威王三十四季據說苑臣術左右備成君爲

成侯齊以天子自擬也大臣以得人爲重成君猶知之乎然國貧而身奢失不少矣

丁丑二十五季秦會諸侯于京師

季表周紀秦孝公十八季呂氏曰孝公求霸而爲尊

周之名也不備秦伯意者如逢澤之會不親往與

趙攻齊拔高唐

趙世家肅侯六季齊威王三十五季

魯侯屯葵謚曰廩子廩立

本季表編據世家云廩公九季始卽位于己巳終丁丑與九季

數合皇甫謐云元丁卯終乙亥始終相差二季廩一作偃

齊王之夫人死中有十孺人皆貴于王靖郭君田嬰欲請

置一人以爲夫人客謂靖郭君嬰曰王聽之則是說行于

王而重于置夫人也不聽之則是說不行而輕于置夫人也不如先知王之所欲置而勸王置之于是爲十玉珥而美其一以獻之王以賦十孺人明日視美珥之所在而勸

王以爲夫人

韓非外儲說右上云威王策不言威王十作七

戊寅二十六季春正月魯侯卽位

後諡景

命秦伯爲方伯

表紀同孝公十九季

齊王因齊葵謚曰威子辟疆立

世家齊威王三十六季大事記從世家據通鑑威王

四十六季非也

魏以中山君爲相

魏世家惠王二十八季與齊威王蒙連書表書于己卽式三按魏滅中山守之

封其後以數邑服于魏  
至安王末季與趙戰則中山必漸  
疆矣至是爲魏相如靖  
郭君相齊之例其國必益疆矣然  
猶臣于魏也

趙使公子刻攻魏首垣

趙世家肅侯七年

己未二十七年春正月齊侯卽位

後諡宣王據世家季表大事記編通鑑齊宣元後此

季十

諸侯畢賀秦方伯之命良秦也

秦孝公二十季表紀同通鑑則書于壽成寅

秦使公子少官會諸侯于逢澤遂來朝

秦紀季表徐廣表注參定通鑑書于

戊寅誤今本紀本書于二十三年洪筠軒謂輯紀季者僅據水經注所引不紀季而誤附之也陳穆堂取洪說猶存

是公

齊田盼連師及宋人伐魏東鄙圍平陽

紀季水經泗水注引同盼作胙譌魏

惠王二

十九年

庚辰二十八季魏使龐涓伐韓趙救之戰于南梁趙不利韓

告急于齊齊侯召大臣謀成君鄒忌欲勿救田忌欲早救之孫臏曰韓魏之兵未敝而救之是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于韓也不如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敝乃陰許韓之使者而遣之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于齊齊使靖郭君田嬰與田忌田盼將孫臏爲師誓言直在大梁魏聞之大發兵使太子申將以禦齊師龐涓聞齊師亦公韓



而歸孫臏謂田忌曰三晉之兵綦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恠  
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迺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  
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三萬竈示恠以誘龐涓也涓行三  
日果大喜曰我固知齊恠入吾地三日士卒亾者過半矣  
乃棄其步軍逶輕銳卒倍日并行逐之孫臏笑曰兵恠百  
里趣利者蹶上將涓迺行之速乎度其行日夕當至馬陵  
馬陵道陜而旁多阻險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  
涓死此樹下于是命齊師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約以日  
夕見火舉卽發涓果夜至所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

讀未畢齊軍萬弩齊發魏師大亂相失涓自知計窮兵敗  
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彘勝逐北大破魏師虜太子  
申太子申之達師過外黃也外黃徐子謂太子曰太子自  
將攻齊勝則富不過有魏貴不益爲君若戰不勝則萬世  
無魏矣太子問此言欲還徐子曰彼勸太子戰如漱欲啜  
汁者眾矣安得還乎太子果不能還國策魏世家孫子傳  
魏惠王三十季齊宣

王二季韓昭侯十八季趙肅侯九季洪容齋隨  
筆十三卷疑滅竈數竈斫白書事皆不可信

魏城濟陽備齊也

紀季今本水經濟水注引紀季云惠成  
王十三季者十三乃三十之譌大事記

引水經注編此呂氏所見水經  
注未譌也今趙本水經注不譌

齊成君邾忌與將田忌不相善公孫闡謂成君忌曰

策作開齊

世家

君使田忌伐魏勝則君之功也不勝則田忌可誅成

君忌從之及田忌戰馬陵係魏申殺龐涓公孫闡乃使人

操十金卜于市曰吾主田忌也吾主將戰襄陵而勝

襄一作桂

見荷十

六季今戰馬陵而勝威震天下欲爲大事亦吉乎卜者

出因令捕掌卜者驗其辭于齊王之得田忌聞之大恐孫

臆謂田忌曰將軍果能爲大事乎將軍無解兵使罷敝老

弱守于主主途區守之者百可當千將軍自達輕銳衝雍

阿若是則齊必逐成君不然將軍不得入齊矣田忌以此

爲非也乃解兵使歸齊而身奔楚既之楚成君忌恐其藉  
楚返齊也使杜赫謂楚王曰鄒忌所以不善楚者恐田忌  
之藉楚返齊也王不如封田忌于江南以示田忌之不返  
齊也鄒忌必以齊厚事楚田忌亾人也而得封必德王倘  
返齊亦必以齊事楚此用二忌之道也楚遂封田忌于江  
南此本齊策吳注據史記則田忌戰襄陵後爲鄒忌所開  
襲齊不勝而奔以召復位復有馬陵之勝吳氏駁之謂  
田忌擊齊豈得再復成君猶在豈能並列式三按解兵奔  
楚與達兵襲齊善惡懸殊不敢輕誣從善而書楚宜王二  
十九

秦馬庄人

奉表孝公  
二十一季

辛巳二十九季秦相鞅告秦伯曰秦之與魏若人之有心腹疾非魏并秦卽秦并魏何者魏居嶺隄之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季大破于齊諸侯叛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然後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秦伯從之使鞅將兵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禦之軍旣相距鞅遺卬書曰

卬趙世家作卬

吾始與公子

歡今俱爲兩國將不忍相攻公子言之公子之主鞅亦言之主而皆罷軍于是將歸鞅又謂卬曰歸何時相見願與

公子坐而樂飲以相別也叩許之魏吏爭之不聽遂相與

坐宴而鞅伏甲士襲虜叩因攻魏軍大破之魏侯恐因忝

安邑徙大梁魏侯乃歎曰吾恨不用公叔痤之言早殺鞅

也秦封鞅以商於十五邑號曰商君商君傳季表呂覽無義合纂秦孝公二十

二季魏惠王三十一季商君傳云魏獻河西之地通鑑從

之然秦紀魏世家俱不言獻地今書鞅河西地于下三十

九季惠王徙大梁或書于惠王六季或云九季魏無大患何故徙都殊不可信

秦侵楚楚世家宣王三十季

魏立公子赫為太子季表後一季此據魏世家

楚王員夫敖諡曰宣子熊商立宣王有嬖臣名壇者江乙

說之曰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絕以色交者萼落而恣渝是以嬖色不做席寵臣不做軒君無以自結于王危矣壇曰然則柰何江乙曰請殉死可乎壇稱善三季而不言江乙詰之壇曰未得聞也一日楚王游于雲夢結駟千乘旌旗蔽天野火之起若雲蜺兕虎之嗥若雷霆有狂兕躐車依輪而至楚王親引弓而射一發而殪楚王抽旃旄抑兕首仰天而笑曰樂矣今日之遊也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此樂乎壇泣數行下而進曰大王萬歲千秋後願得以身試黃泉等蟻螻又何如得此樂而樂之楚王大說乃封壇

為安陵君

楚策世家合纂以宣王為其王諱也人表壇作續說苑權謀藝文類聚三十三壇作纏聲近北

堂書鈔百四十

一此樂作樂此

齊欲伐魏魏使人謂淳于髡曰齊欲伐魏能解魏患者惟先生也敝邑有寶璧二雙文馬二請致之先生淳于髡許之因入說齊侯曰楚齊之仇敵也魏齊之與國也伐與國使仇敵制其餘敝名醜而實危為君不取也齊侯以為然既而客謂齊侯曰淳于髡言不伐魏者受魏之璧馬也齊侯以是詰髡髡對曰伐魏之事誠僂乎若誠不僂則髡之計是也齊無伐與國之誹魏無見亾之危百姓無被兵之



患髡有璧馬之寶于齊何傷

魏策齊宣王三季

魏爲大溝于北郭以行圃田之水

紀季水經渠水注引同

王三十季春正月楚王卽位

後證戚

齊侯趙侯會于博望遂伐魏滄于髡說齊侯曰韓盧者天下之捷犬也東郭逡者天下之狡兔也韓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于再犬疲于後田夫見而兩獲之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臣恐彊秦大楚乘其後有田夫之功齊侯愆乃休兵

齊策齊世家徐廣注趙世家齊宣王四季趙肅侯十一季魏惠王三十二季

宋之蒙邑人莊周嘗爲漆園吏其學本于老子而與老子  
有異者老子靜寂自養恹思自守莊周乃爲逍遙放浪之  
樂以反之爲荒眇幽立之趣以文之汪洋自恣令人不能  
測其意之所歸其書力詆堯舜孔子曾子史魚以仁義爲  
盜跖之嚆矢因詆伯夷次名盜跖次利均殘忍以傷生書  
中所引孔子之言多駁襍其一死生齊是非遺棄世事放  
于禮法之外曠達者多好之楚王百其名使人聘之莊周  
釣于濮水之上持竿謂使者曰吾聞楚有神龜死三千歲  
矣巾笥藏之廟堂之上此龜甯留骨而貴乎甯生曳尾塗

中乎公矣吾將曳尾于塗中此其品之高者也書中如齊物論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又曰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大宗師曰其嗜欲淡者其天機淺此其言之善者也人閒世引孔子告顏子淵之言曰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述暴人之毒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引孔子答葉子高之言曰子之怨親命也不可解于心臣

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于天地之間又曰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傳言者殃又曰美

成在久惡成不及改此其所引之善者也

依大事記編此并采莊子本書

以對之至田子方篇有莊子答魯哀公語哀公曰此百卅季哀字必謫說劍篇云趙惠文王喜劍太子惲患之莊子諫之而罷攷赧王十六季趙惠文王始立季十二至太子惲能聘莊子當在赧王四十季之後距此八季且惠文王之子名丹不名惲亦不敢信外物篇云貸桌于熙河侯說苑善說引作魏文侯莊子果見魏文侯則卻楚聘時季已老矣俟識者攷定

楚王問于莫敖子萼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繫之身亦有不爲齷勸不爲祿勉以息社稷者乎莫敖子萼對曰如

藝不足以知之矣楚王曰不干大夫無所聞之莫敖子筭對曰君王將何問者也彼有廉其蔽貧其身以惠社稷者有崇其蔽豐其祿以惠社稷者有斷脰抉腹一嗅不視不知私益以惠社稷者有勞其身愁其思以惠社稷者亦有不爲蔽勸不爲祿勉以惠社稷者臣不一例皆令尹子文忠則同也緇布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日未明而立于朝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日之積故彼廉其蔽貧其身以惠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曾者葉公子高定白公之禍甯楚國之事四封不侵名不挫于諸侯當此之時天下莫敢以兵南鄉葉

公子高會田六百畝十人有溝故彼崇其齏豐其祿以惠

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管者吳與楚戰于柏舉莫敖大心

卽左傳左司馬戌葉公子高之父也撫其僕之手顧而大息曰嗟乎嗟乎楚

囚之日至矣吾將淡入吳軍若扑一人若捧一人若指僕

以與大心社稷其庶幾乎鮑曰以故斷脰抉腹一瞑不視

不知私益以惠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管吳與楚戰于柏

舉三戰入郢焚冒勃蘇曰卽左傳申包胥吾披堅

執銳赴疆敵而死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于是贏糧潛行

上崢山淮南修務踰淡溪蹠穿剗暴七日而薄秦哀公之

崢作峭

踰淡溪蹠穿剗暴

朝

策作秦王之朝鮑注云襄王式三披事在秦哀公十一年

雀立不轉

淮南作鶴時

畫吟宵

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癯而殫悶施不知人

癯病也施耗通

哀公聞而吞之

哀公策作王下同

冠帶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

口勃蘇乃蘇哀公身問之子誰也對曰臣楚使焚冒勃蘇

也吳與楚人戰于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

姓離轂使下臣來告且求救哀公令之起曰寡人間之

萬彘之君得舉一士社稷其危今此之謂也遂出革車千

彘卒萬人屬之子滿

左傳作補

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于

濁水而大敗之故勞其身愁其息以息社稷者焚冒勃蘇

是也吳興楚戰于柏舉三戰入郢蒙櫟結鬪于宮唐之上

舍鬪奔郢曰若有孤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大宮負雞

次之典以浮于江逃于雲夢之中

吳曰雞姚本一作離是時典守者皆離其局故

負其典以逃昭王反郢五官失恣百姓昏亂蒙櫟獻典五官得

恣百姓大治校

策作此後漢書李通傳論引作校

蒙櫟之功與存國相若

封之執圭田六百畛蒙櫟怒曰櫟非人臣也社稷之臣也

苟社稷血食余豈患無君乎遂自棄于磨山之中

後漢李通傳磨

引作歷俗本磨作磨

故不爲齎勸不爲祿勉以慰社稷者蒙櫟是也

楚王乃大息曰此古之人也今焉能有之邪莫敖子萼對



曰晉者先君靈王好小要楚人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  
食之可欲忍而不入死之可惡就而不避奪聞之其君好  
發者其臣決拾君王直不好賢耳若誠好賢此五臣者皆  
得致之

楚策淮南  
子修務訓

楚以高固爲相有鐸椒者淡于春秋學得曾申吳起吳期  
之傳高固薦之爲楚王傅鐸椒爲楚王不能盡觀春秋采  
取成敗事四十章書名曰鐸氏微

依劉氏七錄及黃才伯  
佐廣州先賢傳合纂參

見後九  
卷丁未

癸未三十一季秦與魏戰于岸門虜其將錡

秦紀索隱引紀  
季合纂秦孝公

二十四季魏惠王三十三季今紀季失編此  
事季表持此一季紀表魏作晉秦紀岸作雁

秦伯渠梁夢諡曰孝子駟立孝公行商君鞅之恫十八季

史商君傳索隱引策云孝公行商君恫十八季今  
策脫十字韓非和氏篇亦作八季蓋相沿而誤公子虔

之徒不得志孝公疾亟欲傳位于商君鞅辭公子虔等

因是告鞅欲反發吏捕之鞅出亡欲止客舍客舍不知其

爲鞅也曰商君之恫來舍無驗者坐舉鞅乃歎曰爲恫自

敝一至此哉公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印破魏師不受鞅

欲適它國魏人曰是秦之賊而入魏弗歸不可遂納之秦

鞅乃復入商邑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

徐曰京秦發  
兆鄭縣

兵攻之般之于鄆黽池取其屎車裂以殉盡滅其家秦人

不憐初商鞅用澆嚴酷田畝步過六尺有罰棄灰于道破

荆棄灰之刑或謂駒躐灰而傷或謂坳人而鬪或謂防火災或謂重舉其所易行以商鞅法爲般之澆者法家謂

造嘗臨渭論囚誅七百餘人渭水爲之夾爲相十季人多

怨之雖澆令至行然深刻寡恩特彊服之耳一日請交于

趙良良曰孔子有言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僕

不肖故不敢受命鞅曰子不說吾治秦與良曰虞舜有言

自卑者尙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爲問僕矣鞅曰我治

秦孰與五穀辨穀通大夫賢良曰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

周季編略 卷六上 顯王 秉 傲居遺書

諛諛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鞅曰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何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焉曰五穀大夫爲秦客食牛穆公舉之牛口之下加之百姓之上三置晉君一救荆禍已人致貢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款關請見而五穀大夫之出也勞不坐桑晷不張蓋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及死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此五穀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因嬖人景監以爲主非所以爲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爲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爲功也荆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命甚積怨積禍也

教之化民也濇于命民之效上也捷于令今君左建外易  
非所以爲教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季矣君又殺祝懼  
而黥公孫賈非所以得人也君出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  
者爲驂桑持矛而操關戟者旁車而趨書曰恃德者昌恃  
力者亾君之危若朝露何不灌園于鄙勸君顯巖穴之士  
而猶貪商於之富其亾可翹足而待商鞅聞言竦然越  
五月而難作秦策商君傳及集解漢五行志式三按鞅未  
變法以苛諍論者有甘龍杜摯既變法而後  
規誠者有趙良  
裕商鞅不悟耳

有尸子佼者晉人也入秦商君鞅師事之商鞅立法理民

未嘗不與佼規也商鞅歿入蜀箸書二十篇勸學曰人臣  
貴于一國而不達于天下天子貴于一世而不達于後世  
惟德行與天地相比也貴言曰目之所美心以爲不義弗  
敢視也口之所甘心以爲不義弗敢食也耳之所樂心以  
爲不義弗敢聽也身之所安心以爲不義弗敢服也故曰  
心者身之君也天子以天下受令于心心不當則天下禍  
諸侯以一國受令于心心不當則國亾匹夫以身受令于  
心心不當則身爲戮矣四儀曰志動不忘仁智用不忘義  
爲事不忘忠口言不忘信明堂曰河下天下之川故廣人

下天下之士故大故下士者得賢下敵者得友下眾者得  
譽分曰恣得分曰仁施得分曰義慮得分曰智動得分曰  
適言得分曰信發蒙曰是非不得盡見謂之蔽見而弗能  
知謂之虛知而弗能賞罰謂之縱三者亂之本也恕曰驥  
惟伯樂獨知之不害其爲良馬也行亦然惟賢者獨知之  
不害其爲善士也處道曰德者天地萬物得也義者天地  
萬物宜也禮者天地萬物體也使天地萬物皆得其宜當  
其體謂之大仁此皆其言之善者也

尸子史孟荀列傳集  
解引劉向別錄合纂

漢藝文志班氏自注  
云攸魯人魯晉形似

秦與大荔圍魏郃陽

季表參見威烈王十八季

洛陽人蘇秦始將連橫說秦伯曰秦四塞之國西有巴蜀

漢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阻東有

殺函之固

此言秦四塞之遠耳胡代趙地見趙世家巫山黔中楚地蘇秦說楚言之巴蜀此時亦非秦有

秦惠王六季得陰晉十三季取陝自陰晉至陝正殺函之道此時亦未取也蘇秦說趙云北有燕國正與此同

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彘奮擊百萬沃野千里穡積饒地形

便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以此人民之眾教之兵法

可以并吞諸侯併帝而治秦伯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

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

文章法命也

道德不



厚者不可以使眾

謂戰也

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

謂遣將

今先生不遠千里而庭教之願以異日蘇秦又上書曰晉者神農伐補遂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其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齊桓任戰而霸由此觀之徒處而致利雖五帝三王五霸亦不能今欲誦敵國制海內子元元非兵不可秦方誅商鞅疾辯士蘇秦十上書而不用黑貂裘敝黃金百斤盡費用乏絕於秦而歸嬴滕履躑負書擔囊一作囊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狀有愧色至家妻不下衽嫂不爲炊父母不與言蘇秦喟然歎

曰妻不以我為夫嫂不以我為叔父母不以我為子皆秦之舉也乃夜發匿書徧觀之曰士業已屈首受書而不能取尊榮雖多亦奚以為于是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摩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遂將使

天下台從以擯秦

國策列傳大事記合纂

甲申三十二季春正月秦伯即位

後諡惠

楚王韓侯趙侯皆朝秦

季表秦紀楚威王三季韓昭侯二十二季趙肅侯十三季

韓相申不害卒先是戊午從趙來謂申不害曰子以韓

重我于趙請以趙重子于韓是子有兩韓我有兩趙也蓋  
時臣之朋比如此然不害爲相十五季兵彊國安當時荆  
名家莫不俛申子申子之書曰天道無私是以恆正天道  
恆正是以清明又曰君之所以尊者令令不行是無君也  
故明君慎令又曰一言正天下定一言倚天下靡又曰君  
必有明忞正義若縣權衡以稱輕重所以一羣臣也此其  
言之善者也

韓策季表申子合纂趙世家大戊午韓策作  
大成午漢元帝紀注引劉向別錄云申子學  
號荆名荆名者以名責實尊君卑  
臣崇上抑下宣帝好觀其君臣篇

蜀王朝秦秦數以美女進蜀王感其德而來朝也初蜀王

有襄漢之地從車數千餘獵谷中與秦伯遇秦以金一笥遺之蜀報以珍玩之物發之皆土也秦伯怒秦臣賀曰天奉我也將得蜀土地秦伯喜因作石牛五朝寫金其後曰牛僂金有養卒百人蜀王負力而貧使人請石牛秦許之乃遣五丁開道迎石牛所謂金牛道也既而以牛不僂金怒還之乃嘲秦人曰東方牧犢兒秦人笑其受欺開道而

不知也曰牧犢當得蜀

李表勢陽國志方輿紀要合纂古犢蜀同聲

西三十三季使人如秦賀嗣君

周紀秦惠王二季

秦初行錢

李表

齊使靖郭君田嬰如韓魏韓魏服于齊嬰請韓侯魏侯會

齊侯于平阿南盟而公

齊宣王七年韓昭侯二十三年魏惠王三十五年事見世家及孟嘗

君傳阿季表作河此據

齊魏世家與紀季合

韓以張開地爲相

據史記留侯世家編開地爲相不知始

哀王當是韓昭末季

申不害物後故編此

秦興師來九鼎西都君患之使顏率至齊謂齊侯曰秦無

道興兵來鼎周君臣自畫計與秦不如歸之大國夫存危

國美名也得九鼎重寶也願君圖之齊侯說發師五萬人

使陳臣恩將以救西都秦兵乃罷齊將來九鼎顏率至齊

謂齊侯曰賴大國之義君臣父子相保也願獻九鼎不識大國何涂之從齊侯曰寡人將寄徑于魏顏率曰魏欲得鼎久矣鼎入魏必不出齊侯曰寡人將寄徑于楚顏率曰楚欲得鼎久矣鼎入楚必不出齊侯曰寡人終何涂之從而致之齊顏率曰臣竊爲君患之夫鼎非醯壺醬瓿可懷挾提挈以至齊也非鳧集鳥飛兔興馬逝漣然至于齊也魯周得九鼎一鼎而九萬人輓之九九八十一萬人械器具備今大國縱有其人何涂之從而出臣竊爲君患之齊侯曰子數來猶無與耳顏率曰不敢欺大國速定所從出

敝邑遷鼎以待命

本周策原木在東周以鼎在西周知此為西周事也依大事記編于社區之苒

據封禪書社區鼎沒事相聯也洪容齋疑無此事

宋太邛社區

本季表大事記呂氏曰古者立社植木以表之樹摧隕散落不見蹤迹也宋公剔成三十四季

九鼎沒于泗水

據紀季鼎沒在下四十二季水經泗水注與漢郊祀志同大事記據封禪書云宋太

邛社區而鼎沒于泗水彭城下其後百一十五季秦并天下而帝以此逆推鼎沒在此季始皇二十八季過彭城齋戒禱祀欲出周鼎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不得九鼎能震亦能沒天下怪事難測固如是乎蘇子瞻曰此周人毀鼎以緩禍而假之神妖以為說蘇說未可以為非式三謂觀下四十季張儀論伐韓語及赧王四十二季馬犯城周語或者藏鼎而託言沒未可知也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封禪書 六十二 二 頌 臣

丙三十四季秦伯冠

表紀惠王三季呂氏曰此時冠禮猶存

齊侯魏侯會于甄

齊魏世家齊宣王八年魏惠王三十六季

齊以靖郭君田嬰爲相初嬰在威王時已任職用事封于辭矣其後馬陵敗魏有功又請韓魏二君會于平阿亦其力也既而齊侯不說使靖郭君嬰還居辭有客劑貌辯者爲人多疵靖郭君嬰厚待之士馭諫不納子文諫又不聽舍之上舍至是貌辯請爲之見齊侯靖郭君嬰曰君之不說嬰也甚子往必死焉貌辯曰固非求生也請必行貌辯行至齊齊侯盛怒以待之曰子靖郭君所怒而聽之者乎



貌辯曰恣則有之不能聽也君方爲太子時辯告以太子相不仁過頤豕視不如夏立衛姬于郊師嬰泣不忍此不聽辯者一咎楚昭陽請以數倍之地易辯辯曰必聽之嬰曰受辭于先王不可與楚此不聽辯者二齊侯聞貌辯言歎息動于顏色曰靖郭君之于寡人一至此乎寡人少姝不知此客何善爲寡人謝過請之來乎貌辯敬諾于是靖郭君嬰衣威王所賜之衣舞威王所賜之劍以朝齊侯自迎于郊望之而泣至則請相之再三辭乃受命嬰謂齊侯曰五官之計不可不日聽數覽也齊侯從之旣而厭之悉

以委嬰嬰由是得專齊柄

據齊策呂覽編齊策齊貌辯呂覽知士作劑貌辨漢書人表作

昆辨顏注引策作劇貌辨國策原文先王爲威王與呂覽合鮑本誤從史記以先王爲宣王國誠得人何庸親細事唐魏徵議請親覽表奏者之不知大體是也讀此不明遂謂聽覽爲要非已凡讀策類如此

魏以惠施爲相

以下齊魏僂王事推之編此

齊侯魏侯會諸侯于徐州齊魏二侯皆自僂王靖郭君田嬰與惠施主之也惠施勸齊僂王匡章謂惠施曰公之學必公尊今王齊王何其悖也惠施曰今有人于此欲必擊其怨子之頭而石可以代之必取以代矣擊其所輕以免其所重奚不可哉匡章曰何謂也惠施曰齊之所以用兵

不休攻擊不止者大則欲王小則欲霸也今王齊而壽黔首之命免民之死是以石代恕子之頭也何不爲齊旣聽

惠施言偃王于昆魏亦改元偃王

據素紀紀季呂覽志類編史記魏世家及六國

表魏惠王三十六季襄王十六季襄哀王二十三季襄據紀季惠王三十六季改元稱一季十七季襄杜預和嶠皆謂史記誤分惠王之世史集解引世本亦云惠王子襄王而無哀王司馬君實謂魏史書魏事必得其實故從紀季但通鑑以改元在後一季與紀季異百式三按史記惠王是季煇未偃王至子襄王追偃王之證以各書惠王皆生尙稱王何以解之韓宣惠王之子諡襄哀王見臨侯傳魏惠成王之子意亦諡襄哀二君煇同季亦同諡與史止偃襄者正如魏惠成王之偃惠王韓襄哀王之偃襄王也史記既分惠王之一世爲二世因分襄哀王之一諡爲二諡矣

趙起壽陵

趙世家肅侯十五年  
季壽陵今生墳

秦拔韓宜陽尋復歸于韓

拔宜陽見季表韓世家韓昭侯二十四季下屈宜曰言可證知

復歸者下三十六季蘇秦說韓猶云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是秦終不能得也

魏相惠施爲政客謂魏王曰惠子之言事也善譬王使無譬則不能言矣明日魏王謂惠施曰願先生直言事百無譬也惠施曰今有人不知彈問彈之狀何若應曰彈之狀如彈能諭乎魏王曰未諭也于是應之曰彈之狀如弓而以竹爲弭則知之乎魏王曰可知矣惠施曰夫說者固以其所知諭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日無譬則不可矣

惠施之捷給類此一日魏王曰上世之有國必賢者也今寡人實不若先生願傳國惠施辭魏王固請曰寡人傳國于賢者使民止貪心也願先生聽寡人惠施曰臣之欲止貪心愈甚也魏王自飾爲堯舜惠施知其非誠而飾爲許由其詭如此當時有翟翦亦善辯者也魏王使惠施爲泐泐成獻之魏王善之以示翟翦翦曰善矣魏王曰可行邪翦曰不可魏王曰善而不可行何故翦曰今舉大木再呼邪許後亦應之豈無鄭衛之音哉然舉大木者此其宐也夫國固木之大者也安得以新泐廢舊泐哉當時有白圭

亦善辯者也惠施與白圭新相見惠施說之甚辯白圭不  
應惠施出白圭告人曰衛人迎新婦婦上車問驂馬誰馬  
也御者曰偕之新婦曰拊驂至門見豎子操樵火而炬新  
婦曰滅火入門見坎窞新婦曰塞之將傷人之足此其言  
皆至言也而主人笑之蚤晚之時失也今惠子遇我尚新  
其說我有大甚者惠施聞之曰何比我于新婦詩曰愷悌  
君子民之父母愷者大也悌者長也君子之德長且大則  
爲民父母父母之教子也豈嫌大甚哉白圭又謂魏王曰  
甬牛之鼎以烹雞多洎則淡不可食少洎則焦而不飢視

之雖美無所可用惠子之言有似于此惠施聞之曰不然

使三軍飢加餽于鼎以炊之莫此空矣惠施雖善辯白圭

告之得其實

國策呂覽淫辭不屈應言淮南子道應訓說苑善說合纂此白圭疑卽孟子書之白圭名

丹者辯詳報

王三十一季

丁三十五季致文武胙于秦

秦惠王四季見周紀秦紀

韓早作高門屈宜臼曰君不出此門矣或問之宜臼曰不

時所謂不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君嘗利矣不作

高門往季秦拔宜陽今季大旱民饑不以此時恤民之急

而願益者是謂時紕舉禱禍必至矣

季表世家說苑權謀韓昭侯二十五季待

周季編略

卷六上 顯王

癸

微居遺書

安王二十季錄屈宜曰規吳起之言合觀之知其非常人也說苑曰作咎誓同通用式三按子頽忘息韓昭舉麻有燕巢幕上之危作風舞虞庭之樂決不可也詔如禹湯舉已庶繫于苞桑乎

蘇秦謀合從以擯秦先游燕歲餘迺得見燕侯于易集關蘇秦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七百乘騎六千匹粟支十季棗粟之利不田作而足倉此所謂天府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無過燕者君亦知其所以然乎燕之所以不犯秦寇者趙爲之蔽其南也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數千里雖得燕城不能守



也趙之攻燕也出令不十日而軍已至東垣矣渡呼沱涉  
易水不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秦之攻燕戰于千里之外  
趙之攻燕戰于百里之內如不慮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  
外計無失于此者願君與趙從親天下爲一燕必無患矣  
燕侯說資蘇秦車馬金帛以約趙國策季表蘇傳合纂燕  
文公二十八季趙肅侯  
十六季

秦伯以其女爲燕太子婦

燕世家  
蘇秦傳

趙侯游大陵出于鹿門大戊午扣馬諫曰耕事方急一日  
不作百日不會趙侯下車謝趙世家戊  
韓策作成

周季編略

卷六上 顯王

見

敬居遺書

周季編略卷六上 終

周季編略

定海黃式三纂

顯王六下

戊子三十六年楚伐齊齊使申縛遼師禦之齊師大敗楚遂圍徐州趙燕皆侵齊魏用公孫衍計陽與齊而陰結于楚齊王愬請和于諸侯乃罷兵初魏侯因馬陵之敗怨齊欲悉起兵以攻之惠施曰王者得度霸者知計國無守戰之備攻齊非計也今若欲報齊不若折節朝齊楚必怒齊矣復游人而合其鬪則楚必伐齊以休楚伐罷齊其破必矣

魏侯從之乃因靖郭君嬰請朝齊張丑諫曰臣萬乘之魏

而甲秦楚

甲魏策作卑

此其暴戾定矣靖郭君嬰不聽遂許之

朝朝齊再三

三十四季會甄會徐州三季會平阿皆用朝禮也

約其攻楚楚王

聞之怒繼而聞齊魏相王皆靖郭君嬰主之楚王益怒遂

伐齊齊亦和于楚楚王欲齊逐靖郭君嬰使張丑說楚

王曰王所以戰勝于徐州者盼子不用也盼子有功于國

百姓爲之用嬰子不善盼子而用弔縛故王勝之也今王

逐嬰子盼子必用復整其士卒以與王遇必不偃于王矣

楚王因不逐靖郭君嬰齊魏之約攻楚也魏以董慶爲質

及楚敗齊魏不救靖郭君嬰怒欲殺董慶肝夷曰楚攻齊  
大敗之而不敢深入者以魏爲將納之于齊而擊其後也  
今殺董慶是示楚無魏也魏怒合于楚齊必危矣不如貴  
董慶以善魏而疑之于楚也董慶由是不殺

魏齊策楚世家季表孟嘗

君傳合編楚威王七年齊宣王十年趙肅侯十七年燕文公二十九年魏惠王後三年

韓侯武夢諡曰昭高門成果不出也子立初韓相申不害  
請仕其從兄昭侯不許不害有怨色昭侯曰所爲學于子  
者欲以治國也子教寡人循功勞視次第今有所私請將  
聽子之請而廢子之術乎不害乃謝臯昭侯有敝袴命藏

之侍者曰不賜左右而藏之何爲昭侯曰吾聞明主恣一  
嘖一笑嘖有爲嘖笑有爲笑今袴豈特嘖笑哉吾必待有  
功者故收藏之昭侯醉寢典冠者知其寒加之衣覺而問  
之囚兼舉典衣與典冠以典衣者失事典冠者越職侵官  
之害甚于寒昭侯使騎于縣反問所見曰南門外有黃犢  
倉苗昭侯令其無洩所問乃下令曰當苗時禁牛馬入田  
而吏不事事牛馬多入人田亟舉其數上之于是三鄉舉  
而上之昭侯曰未盡也復往審之乃得南門外黃犢之數  
吏以爲明察竦息不敢爲非昭侯握爪而詐囚一爪亦之

甚急左右或割其爪以效之昭侯以此知其不誠

韓策韓世家韓

非七術二柄司馬氏言昭侯賞不加無功罰不失有舉能以恣休國

趙伐魏圍黃不克

趙世家

趙築長城

趙世家

齊伐燕戰于權秦使魏母之趙令趙出兵助燕靖郭君田嬰使魏處謂趙之用事者李向曰趙助燕擊齊齊必急急必以地和燕而身與趙戰矣是趙自受兵而為燕取地也為趙計不如按兵不出齊必緩緩必復與燕戰戰而勝兵能敵趙可以取唐曲逆戰而不勝命縣于趙矣于是燕與

齊再戰趙不救燕侯愬子增曰不如以地請合于齊趙必救我若不救我不得不事齊燕侯令郭任以地請講于齊

趙聞之遂出兵救燕

齊燕策大事記  
秦惠王五年

蘇秦謀合六國以擯秦欲以趙爲約從長而說趙侯曰臣爲君計莫若安民無事欲安民在先擇交交得則民安交不得則民不安請言外患齊秦爲兩敵而民不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安君誠聽臣燕必致氈裘狗馬之地齊必致海隅魚鹽之地楚必致橘柚雲夢之地韓魏中山皆可使致湯沐之奉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



此臣之所以爲君願也今君與秦秦必弱韓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效宜陽宜陽效則上郡絕河外割則道不通秦兵必至于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以爲君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國莫彊于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國固弱不足畏也秦之所圖害于天下者莫如趙而不敢伐趙者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攻韓魏無名山大川之阻稍蠶食之直及國都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于秦秦無韓魏之隔禍必中于趙矣

此臣之所以爲君患也臣聞湯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萬而立爲天子誠得其道也明主外料敵國之彊弱內度士卒之賢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已在留中矣以天下地圖觀之諸國之地五倍于秦諸國之卒十倍于秦六國并力爲一西鄉而攻秦秦必破若西面臣事之終將破于秦夫破人之與見破于人也臣人之與見臣于人也豈可同日論哉彼橫人日夜恐喝諸侯使之割地以事秦事成則其身富榮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患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

則尊主廣地彊兵之計臣得陳忠于并願君孰計之也竊  
爲君計莫若約天下之將相會于洹水之上剗白馬而盟  
之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其糧道趙涉  
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  
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皋  
魏塞午道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  
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各出銳師以佐之秦攻  
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清河燕出銳師  
以佐之諸侯有先背約者五國共伐之六國從親以擯秦

秦必不敢出兵于函谷關以害山東如此則霸業成矣史傳

言蘇秦先適趙趙奉陽君弗說去游燕其再至趙有今奉

陽君捐舍語李氏尙史依傳采入國策蘇秦見李兌弑主

父等語攷蘇秦死于慎觀王四季主父弑于赧王二十季

策言弑主父決非蘇秦語吳注辯之明矣司馬遷作傳既

言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而于此亦不能辯其時

序安屬入傳國策蘇秦說趙侯篇亦由後儒依史驥入令

人眯目李氏不譎策注不審史策相沿趙侯說乃飾車百

之譎復從而增益之苟後舛錯今刪

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遣蘇秦約諸侯是時天

子既致文武胙于秦見荷秦復使公孫衍連師攻魏禽魏

將龍賈取魏之雕陰且欲東兵蘇秦恐秦兵之至趙也乃

激怒張儀入之于秦取雕陰事據魏世家在魏襄王五季

賈魏惠王後六季也據秦紀則秦惠

王六季事又謂以公孫衍爲公子卬今依蘇秦傳及季表

于是蘇秦說韓新主曰韓北有鞏洛成皋之固西有宜陽商阪之塞策商作常東有宛穰洧

水南有陘山地方千里通鑑九百里蘇秦傳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

之彊弓勁弩皆從韓出韓卒跼足而射遠者達僻近者掩

心韓之劔戟皆陸斷牛馬水截鵠雁當敵卽斬堅甲鐵盾

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劔一人當百

可也今西面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皋今茲效之明季又亦

割地欲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海功而受後禍韓之

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不

戰而國日削矣諺曰甯爲雞口無爲牛後

口後韻顏氏家訓引策索隱引

策皆作雞尸牛從文選阮元瑜爲曹公作書與孫權云蘇秦說韓羞以牛後李注引延叔堅策注作雞尸牛從事

秦何異于牛後乎竊爲韓羞之韓主從其言蘇秦乃說魏

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南許鄆昆陽召陵舞陽新

鄆東有淮潁沂黃煮棗無胥

策胥作蘇

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

外卷衍酸棗地方千里武士二十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

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彘騎五千匹今劫于羣臣之說而

臣事秦事秦必割地以效實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夫爲臣

而割其君之地以來外交偷取一時之功不顧其後破公

家而成私闕外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願大王孰察之  
敝邑使奉六國從親之約惟大王詔之魏王亦從其言蘇  
秦乃說齊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渤  
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粟如邱  
山三軍之食五家之兵疾如錐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卽  
有軍役未嘗背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淄之中七萬戶  
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于遠縣而兵已足矣臨  
淄甚富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鬪雞走狗六博蹴  
鞠臨淄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社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

兩家殷人足志高氣揚以大王之賢與齊之疆天下莫能  
當今乃西面事秦爲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畏秦  
者以與秦接界也兵出而相當不至十日而勝敗存亡之  
機決矣勝則兵半折不勝則亾隨其後是韓魏之所以重  
與秦戰而輕爲秦臣也今秦攻齊則不然背韓魏過衛陽  
晉徑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方並也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  
千人不能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  
彼方恫疑虛喝而不敢進其不能害齊亦明矣不深料此  
而欲西面事秦是羣臣之計過也願大王少留意齊王然



之乃說楚王曰楚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陘塞郇陽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疆大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于章臺之下矣秦之所欲害者莫如楚楚秦不兩立爲大王計莫若從親以孤秦大王誠能用臣之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燕代橐駝良馬必實外廄故橫成則秦帝從親則楚王橫成則楚割地以事秦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此兩策者相去遠矣大王何居焉敝邑使

臣奉明約在大王詔之楚王曰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  
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于秦患不可與深謀恐反  
人而入于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  
未必勝也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  
味心搖搖如縣旌而無所終薄今主君欲一天下存危國  
寡人謹奉社稷以從于昆蘇秦爲約長并相六國乃北報  
趙行至洛陽車騎韡重甚眾皆六國所饋送也天子聞之  
使人郊勞過其家昆弟妻媵側目不敢仰視蘇秦謂其媵  
曰媵何恃倨而後恭也媵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謝曰以

季子位高而多金蘇秦喟然曰使我有洛陽負郭田二頃

豈能佩六國相印乎

呂氏曰此雖驕滿之言然學校廢而士失其教井田廢而士無以養廉恥

所以絕禍亂所以不息可鑒矣

于是檄千金以賜宗族朋友徧報諸所嘗

見德者既歸趙趙侯封蘇秦爲武安君乃投從約之書于

秦

國策蘇傳合編策還洛陽在將說楚王時與蘇傳異今從傳

蘇秦初之楚三月乃得見楚王談卒卽辭行楚王曰寡人

聞先生如聞古人今不肖留何也蘇秦對曰楚國之倉貴

于玉薪貴于桂謁者難見如鬼王難見如帝今令臣食玉

炊桂因鬼見帝楚王曰先生就舍寡人聞命矣既而楚王

與論人蘇秦曰人臣莫難于無妒而進賢爲主死易爲主  
辱易大王之臣固能之至于無妒而進賢未見一人也故  
明主之察其臣也必知其無妒而進賢也賢臣之事君也  
亦必無妒而進賢也夫進賢之難者賢人用將使已廢貴  
將使已賤故人難之

楚策

秦以張儀爲客卿儀魏人也始與蘇秦同事鬼谷子蘇秦  
自以爲不及儀儀已學而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  
相亾璧門下疑儀盜之掠笞數百其妻曰嚙子不讀書游  
說安有此辱乎儀張口謂妻曰視吾舌尚在否妻笑曰舌

在也儀曰足矣蘇秦已說趙侯許其約從恐秦之攻趙敗其約念莫可使用于秦者乃使人微感儀謁見至則辱之責之張儀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遂入秦蘇秦告趙侯發金帛車馬使舍人微隨儀聽其取用儀以是得見秦伯秦伯奇之以爲客卿與之謀伐諸侯趙之舍人乃辭去儀曰賴子得顯方將報德何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者蘇君也乃語之故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爲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何能爲

依張儀傳編儀言詐僞反覆之蘇秦在秦歿後益踐舊言也

秦以公孫衍爲大豈造賞取雕陰之功也

季表

燕侯夢諡曰文子立

燕世家

衛侯不逝夢諡曰成子立

衛世家成侯二十九季

己三十七季春正月燕侯卽位

後諡易

韓侯卽位

後諡宣惠

衛侯卽位

後諡平

秦伯謂寒泉子曰蘇秦以一人之智反復山東之國從以欺我趙恃其眾使蘇秦以幣帛約諸侯諸侯之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上于棲

上各本作止此據盧校宋本文亦選西征賦李注止作上又見後亦

明矣寡人含怒日久欲使武安子往喻意蜀寒泉子以張儀薦未幾秦伯使公孫衍與齊田盼謀齊結魏請合齊魏之兵以伐趙齊王魏王皆不欲衍乃給之曰趙何足恃請國出五萬人不過五月而趙破田盼曰公言破趙太易恐有後咎衍曰是公之不慧也二王固不欲矣又言難以思之是趙不伐也夫難搆而兵結二王見其危安得不增兵乎田盼曰善衍與盼遂將齊魏之兵以伐趙兵未出境齊王魏王恐其兵少而戰敗也悉起兵從之果敗趙兵趙決河水以灌之乃去于是趙王讓蘇秦蘇秦恐請使燕必

報齊乃公趙而從約皆解

秦惠王六年齊宣王十一年魏惠王後四季趙肅侯十八季本

國策季表世家秦傳通鑑大事記編蘇秦約從踰季即解越二季秦遂伐魏策士言秦兵不出函谷者十五季誇語

耳近王白田集曲爲之解不足信復謂從約未解益謬矣

齊彘燕嚙伐燕取十城燕侯謂蘇秦曰往日先生至燕先

君資先生見趙遂約六國從今齊先伐趙次至燕以先生

故爲天下笑先生能爲燕得侵地乎蘇秦大慙曰請取之

蘇秦于是往見齊王再拜俯而慶仰而弔齊王曰是何慶

弔相隨之速也蘇秦曰飢人之所以飢而不會鳥喙者爲

其愈充腹而與飢歿同患也

策作餒史作愈愈即餒字薄也暫也燕雖弱秦



之少壻也大王利其十城而與疆秦爲仇是會身喉之類也齊王曰然則奈何蘇秦曰聖人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王如聽臣莫如歸燕十城卑辭以謝秦秦知王以己之故歸燕城也秦必德王燕無故而得十城燕亦德王是棄疆仇而立厚交也且燕秦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皆從是王以虛辭附秦以十城取天下也此霸王之業所謂轉禍爲福因敗爲功也齊王從之

國策蘇傳合纂齊宣王伐趙伐燕始解從約蘇氏兄

弟所以長怨齊而卒敵齊也蘇秦力詆橫人此以秦恐嚇者齊既畏秦而媾之蘇秦乘機而言不足疑也先儒或指此爲孟子所載宣王伐燕事不知是時孟子未至齊所取僅十城非孟子所謂倍地也易王新立非子嚙子之傳受

之時

也

魏獻陰晉之地于秦更名甯秦

秦紀表同徐廣曰今之寧陰也又見漢地理志京兆

尹下

庚寅三十八季義渠內亂秦庶長操將兵定之

表秦惠王七季

辛卯三十九季秦使樗里疾伐魏圍曲沃出其人取其地樗

里疾秦王之異母弟也有瘿疾滑稽多智秦人稱爲智囊

季表世家列傳魏惠王後六季秦惠王八季

楚伐魏張儀謂秦伯曰與楚攻魏魏折而入楚是秦孤也

不如出兵以勁魏魏戰勝德于秦必入西河之外不勝魏

不能守王必取之秦伯從張儀計于是楚攻皮氏魏恃秦

而勁楚王怒與秦魏大戰楚師敗

以秦策及韓策楚圍雍氏章編又韓策膠畱謂

宣惠王曰魏兩用犀首張儀而河西之地凶亦同

魏獻河西之地于秦報其助攻楚也

世家季表辨見二十九季表言獻少梁河

西之地秦取少梁在崤十五季此剛崤後數季魏頻獻地孟子錄惠王言喪地七百里統數季而言

于四十季秦渡河取魏汾陰皮氏皮氏卒萬人車百乘

魏世家秦紀秦策秦惠王九季魏惠王後七季

秦伯魏王會于應魏獻焦于秦焦不服秦圍焦而降之

秦紀

魏世家季表

楚王商蒙諡曰威子槐立

楚世家

魏彘楚喪伐楚取陘山

楚世家

宋公剔成爲弟偃所攻出奔齊偃自立

宋世家剔成四十一季

蜀王封其弟萌葭于漢中號苴侯因名其邑曰萌葭

萌葭以人

名爲邑名見蔣陽國志

苴侯與巴王爲好已與蜀爲仇蜀王怒伐苴

苴侯奔巴求救于秦秦伯欲發兵伐蜀以爲道險難至而

韓又侵秦復將先伐韓後伐蜀張儀陳伐韓之策曰親魏

善楚下兵三川塞轅轅緱氏之口當屯畱之道魏絕南陽

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主侵楚魏

地之舉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繕挾天子以令天下誰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倫也敵兵勞眾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于朝爭利者于市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今不爭焉願爭于戎翟去王業遠矣司馬鎔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彊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皆備而王業隨之矣今秦地小民貧願先從事于易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驅羣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得其財足

以富民繕兵不傷眾而彼已服焉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

舉利盡西海而天下不以為貪史傳說苑善謀西海策作四海而又有禁

舉止亂之名善本誤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也今攻韓劫

天子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

下之所不欲危矣臣請謁其故謁告也陳也傳作論周天下之宗室

也齊趙韓之與國也與親也謂韓親齊趙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凶

三川則必將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

與楚以地與魏秦不能禁此臣之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

秦伯以鎔言為然遂使司馬鎔張儀都尉墨等從金牛道

伐蜀蜀王自遣師拒之于萌葭蜀師敗蜀王遁至武陽  
爲秦軍所殺其傅相及太子還至逢鄉蜀于是貶僻侯秦  
自此益富彊秦策儀傳萇陽國志合纂國志以伐韓爲代  
楚與此異通鑑大事記依季表書此事于慎  
覲王五季則秦惠王  
後九季非特九季也

陘山之役魏許秦以上洛以絕秦于楚魏既勝秦責賂不  
與秦伯用管淺計謂楚王曰魏許寡人以地今戰勝而背  
寡人王何不與寡人遇魏畏秦楚之合必與秦地是魏勝  
楚而亡地于秦也是王以地德寡人秦之適楚者多資矣  
魏若不出地則王攻其南寡人攻其西魏必危從之于是

揚言楚王將與秦伯遇魏王恐果效上洛于秦

秦策本作上洛是或

謂孝公封鞅以商卽上洛地此當作上郡卽明季所納地非也

癸巳四十一季春正月楚王卽位

後謹懷

宋公卽位

國滅無諱或諱獻其臣私諱之

秦使公子萇張儀伐魏

表萇作秦

圍蒲陽降之張儀言于秦伯

復以與魏而使公子繇質于魏儀因說魏王曰秦之遇魏

甚厚魏不可以無禮魏乃納上郡十五縣于秦以謝焉張

儀遂歸而相秦儀既相爲檄告楚相曰始我從汝飲我不

盜汝璧汝曾我汝善守國我將盜汝城

張儀傳魏世家秦紀合纂秦惠王十



季魏惠王後八季列傳

編檄楚于伐蜀非

秦公孫衍適魏爲不善于張儀而避之也

張儀犀首傳

秦陳軫適楚避張儀也軫楚人仕于秦張儀惡軫于秦伯曰使軫馳于秦楚之閒將以爲國也今楚不善秦而善軫是軫自爲厚而爲國薄也且軫欲去秦之楚何不聽之秦伯因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之楚信乎軫曰然秦伯曰儀之言果信矣軫曰曾孝己恣其親

儀傳孝己作曾子

天下欲以

爲子子胥忠其君天下欲以爲臣賣僕妾不出閭巷而售者良僕妾也出婦嫁于鄉曲者良婦也軫果不忠于秦楚

何以軫爲忠乎忠而見棄軫不之楚而何適乎秦伯以軫言爲然遂厚待之居暮季張儀相而軫遂去

秦策陳軫傳

義渠君朝于魏公孫衍謂之曰道遠臣不得復過請謁事情義渠君曰願聞之衍曰中國無事于秦秦將燒燬君之國中國如有事于秦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也義渠君

曰謹聞命

秦策犀首傳意主于敗張儀也爲慎觀三季事張本

秦敗趙師于河西殺其將趙疵取蘭離石

趙肅侯二十二季據趙世家此

事在張儀相秦後大事記誤且有斂字今正之

甲午四十二季秦縣義渠以義渠君爲臣

秦紀惠王十一季

秦更名少梁曰夏陽歸焦曲沃于魏

魏惠王後九年世家張儀傳合編季表有

字錯

張儀欲窮陳軫令魏王以相位召軫至而背之軫將行其子陳應止之適鄭彊自秦至勸應爲之問故疆曰魏欲絕楚齊必重迎公楚之不善公者欲公之去也必勸楚王多公之車公至宋道偁疾而毋行使人謂齊王曰魏之所以迎我者欲絕齊楚也齊王必曰子東無之魏而見寡人也請封子軫從之齊果以魯侯之車迎之

魏策齊宣王十六年

未四十三季孟子軻適宋萬章曰宋將行王政齊楚惡而

伐之如之何曰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引領而望之齊楚雖大何畏焉戴盈之曰什一公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季然後已孟子軻曰如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季滕世子宏將之楚過宋見孟子軻孟子軻與之言性善言堯舜

狄氏孟子編季于是季書公齊之宋以孟子為兩至齊也武三按至齊公齊無據適宋則

以滕事推之也編此滕世子名宏見孟子趙注及大紀盈之疏云字不勝難信

趙侯語蒙諡曰肅子雍立

世家肅侯二十四季

秦楚燕齊魏各出銳師萬人會趙葬

趙世家秦惠王十二季楚懷王三季燕易

王七季齊宣王十七季魏惠王後十季

陳軫至魏張儀惡之于魏王曰軫猶善楚爲來地甚力左

爽謂陳軫曰爽魏策作儀善于魏王公雖百說之猶不聽

也公不如以儀之言爲資而得復楚陳軫曰善因使人以

儀之言間于楚楚王喜復之

楚魏策

秦初臘會龍門縱吏民燕飲

季表蔡邕獨斷

丙申四十四季春正月趙侯卽位

後諡武靈稱王

夏四月戊午秦自稱王

周紀齊楚世家張儀傳參定秦紀秦表有譌衍字周紀正義引秦紀

不譌呂氏辯之秦惠王十三年稱王十四季改元

趙陽文君豹爲相以君幼置博聞師三人左右司過三人

本趙世家後有平陽君豹  
是惠文王母弟與此二人

陳軫居楚楚未之重也而使陳軫于秦過魏田需爲相公  
孫衍居魏好飲酒而已陳軫問曰公何好飲邪衍曰無事  
軫曰請令公猷事曰柰何曰田需約諸侯從楚未之信也  
公可謂王曰臣與燕趙之君有故矣數使人來也曰無事  
何不相見今臣無事願謁行于王王許公公以車三十乘  
陳之于庭瞽言急使燕趙由是而事集矣衍如其計諸侯  
客聞之皆馳車告其王燕趙使人迎衍楚王聞之大怒曰  
田需與寡人約而衍之燕趙是欺我也遂不聽田需之約

齊聞衍之北使人以事委勇衍遂行三國相事皆決于衍  
軫傳犀首傳魏策楚懷王四幸魏惠王  
後十一幸燕易王八幸齊宣王十八幸

韓魏相攻久不解各求救于秦適陳軫至秦秦王謂軫曰

子與寡人故也寡人不佞子棄寡人之楚亦怨寡人否軫

對曰王聞夫越人莊舄乎秦王曰不聞軫曰越人莊舄仕

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舄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

珪貴富矣亦怨越否中謝對曰索隱中謝侍御之官凡人之怨故在

其病也彼怨越則越聲不怨越則楚聲使人視之猶越聲

也今臣雖棄逐之楚豈能無秦聲哉秦策云吳人遊楚爲  
吳吟今軫爲王吳吟

此據軫傳  
然意略同

秦王曰善今韓魏相攻

秦策作齊楚相攻  
非讀上下文自見

或謂

救之慢或謂勿救慢子忠于爲子之主計獨不可以其餘  
爲寡人計乎陳軫對曰亦嘗有以卞莊子刺虎聞于主乎

秦策十  
作管

卞莊子欲刺虎管與止之

史作館  
豐子

曰兩虎方且食

牛食甘必爭

策會牛作會人云虎  
者戾蟲人者甘餌

爭則必鬪鬪則大者傷

小者殺從傷而刺之無刺一虎之勞而得刺兩虎之名卞  
莊子從之今韓魏相攻久而不解是必大國傷小國亡從  
傷而伐之一舉必有兩實此猶莊子刺虎之類也秦王曰  
善卒不救于是韓將韓舉會趙將趙護與魏師齊師戰于



桑耶韓趙之師敗績韓舉

趙世家肅侯二十三年云韓舉與齊魏戰成于桑耶事在

得二季今據

季表韓世家編韓表宣惠王八魏敗我韓舉

趙表趙武靈元季

魏敗我趙護韓世家宣惠王八季文與

表同索隱于韓世

末兩引紀季時既歧異水經五河水注

引紀季此事云十

季惠王後十季也輯紀季者書此事于

威烈王之十六季

是以魏惠王後十季爲晉烈公十季矣

而復重出于緄王

四季益效謬不可讀近校水經注及紀

季者說紛襍不

可信特辯之

魏以公孫衍爲將

與其相田需不相善季子爲衍謂魏王

曰獨不見夫服牛驂騶乎不可以行百步今王以衍爲可

使將故用之也而聽相之計是服牛驂騶也牛馬俱死不

能成功王之國必傷矣

魏策

田需貴于魏王惠施謂之曰子必善左右今夫楊橫樹之則生倒樹之則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楊一人拔之則無生楊矣樹之難而公之易也今子雖欲自樹于王而欲去子者眾則子必危矣

魏策韓非說林上

魏太子嗣韓太子倉朝于趙

趙世家云梁襄王與太子嗣韓宣惠王與太子倉來朝信

官襄當作惠與當作使趙王幸幼使太子朝是也  
詩二十九季書魏立太子赫未知二名與二人與

東周昭文君于張儀之初遊秦也以禮貌待儀且曰聞客之秦寡人之國小不足以留客雖然遊豈必過哉客或不遇請爲寡人一來也國雖小願與客共之張儀北面再拜

謝至是張儀盛稱昭文君之賢于秦王秦王以昭文君爲  
師杜赫以安天下說昭文君時文君曰願學所以安周杜  
赫曰臣之所言者不可則不能安周矣臣之所言者可則  
周自安矣昭文君免工師籍相呂倉國人不說昭文君有  
閔閔之心或謂昭文君曰國必有誹譽忠臣令誹在己譽  
在上宋君愛民時爲臺而民非之子罕釋相爲司空民非  
子罕而善其善齊桓公宮中女市女闔七百國人非之管  
仲故爲之歸之家以掩桓公非春秋記臣弑君者以百數  
皆大臣見譽者也故大臣得譽非國家之福也

周策呂覽  
報更務大

淮南道應合編以大臣得舉爲非策注駁之然詞各

有所指也魯指工師籍言也市恩立權譽豈福邪

鍾離春者齊無鹽邑之女也曰頭淡目長指大節

指一印作壯

鼻結喉肥項少髮折髮出胷皮膚若漆季四十嫁不售乃

拭褐自謁齊王左右大笑曰此天下彌顏女子也齊王召

見之鍾離春乃舉手拊髀曰始哉始哉如此者四齊王曰

願聞命對曰大王之國西有衛秦之患南有彊楚之仇內

聚姦臣眾人不附春秋四十壯男不立尊所好忽所恃一

旦山陵崩弛社稷不定此一始也漸臺五重

一作層黃金白

玉琅玕籠疏翡翠珠璣幕絡連飾萬民罷極此一始也賢

者匿于山林諂諛于左右邪僞立于本朝諫者不得通  
入此三殆也酒漿流酒以夜繼晝女樂俳優縱橫大笑外  
不修諸侯之禮內不秉國家之治此四殆也故曰殆哉殆  
哉齊王掩然無聲倏然而叩喟然而歎曰痛乎寡人之殆  
幾不全乃今一聞于是立停漸臺罷女樂還諂諛去彫琢  
選兵馬實府庫四關公門招進直言延及側陋擇吉日立  
太子以鍾離春爲后

新序雜事二  
列女傳合集

齊王喜文學遊說之士時如鄒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  
環淵之徒七十六人在齊爲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以

尊寵之皆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

且數百千人

齊世家宣王十八季大事記後此一季不治而議論客卿之例如此孟子所謂無官守無

言責也

鄒衍觀陰陽消息作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言先序今而上至黃帝載其機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人之始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以爲儒者所謂中國名曰齊縣神州齊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此一州于天下乃八十一分之一百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齊縣

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州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而如一區中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此言爲儒者所少聞或怪之而其歸則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

本史記孟荀傳桓寬鹽鐵論論鄒篇王充論衡談天篇皆駁鄒衍之說然

邵堯夫身經世言天開子地開丑人生寅各一萬有八百季列子湯問莊子秋水與近今地球圖諸說天下之大過于鄒衍論儒者未可毀所不見也

滔于髮者齊之贅婿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時與鄒忌隱語數以詼諧悟威王至是益任用一日而見七人于朝齊王曰子來寡人間之干

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也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

言少

不易得千里得一百世得一已易矣莊子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猶且暮遇之也意正同今子一

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眾乎髡對曰身同翼者聚居獸同

足者俱行今朶柴胡桔梗于沮澤則朶世不得一勇及至

畢黍梁父之陰則卻車而載百夫物各有疇髡賢者之疇

也王朶士于髡若挹水于河取火于燧也髡將復見之豈

特七士也哉時又有騶奭者宋鄒衍之術著書十二篇故

齊人爲之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轆轤髡

齊策齊川家孟荀列傳滑稽傳

合編釋史傳作過徐廣引劉向別錄云過當作轆轤者車之盛音器也索隱以過爲鍋依說文轆鍋乃樹之或字過



字

田駢齊人箸書二十五篇不仕皆養千鍾徒百人以道術  
說齊王齊王曰寡人所有者齊國也願聞齊國之政駢對  
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得政譬之林木無材而可以得材  
願王自得齊國之政也臣博言之豈獨齊國之政哉變化  
應求而皆有章因性任物而莫不宐三代以昌五帝以昭  
齊人併爲天口接子箸書二篇道家述之併接子環淵箸  
書上下篇慎到箸書四十二篇本趙人

齊策齊世家孟荀  
列傳正義淮南道

應呂覽執一漢藝文志合編

慎子書見後報王十七季

衛侯夢諡曰平子立

世家平侯八年

丁酉四十五年春正月衛侯即位

後解嗣君

秦改元表紀

孟子軻自宋反鄒

依狄氏本譜編

滕君麋夢

麋一作麋

諡曰定子宏立使然友之鄒問孟子軻行

三季之喪未幾聘孟子軻至滕滕新主問爲國對曰民有

恆產者有恆心于是設庠序學校以教之子力行之

狄氏以

禮同爲國分二季事按禮既葬侷子臨季侷君曰子力行之未踰季之侷也故并編之大紀書滕世子宏過宋滕定公麋夢于赧王四季施氏讀孟質疑據鄒縣志以孟子之滕在赧王六季以下稟粹事推之則依狄氏說

蘇秦自燕奔齊爲燕閒齊也初蘇秦既反燕十城居齊人謂其反覆賣國惡之于齊王蘇秦思乃歸燕燕人亦惡之于燕侯燕侯不復與之官蘇秦見燕侯曰臣爲君反十城而君不官臣必有言臣之不信以傷臣于君者臣之不信君之福也臣聞忠信者所以自爲也進取者所以爲人也孝如曾參不離其親一宿于外孝如此君安能使之事弱燕哉廉如伯夷義不爲孤竹君之嗣不何爲也王臣廉如此安能使之進取于齊哉信如尾生期而不來抱梁柱而死史記言與女子信如此安可揚燕威于齊而取大功哉

不忠信于齊正忠信于燕今乃以忠信得舉百燕侯曰若不忠信百豈有以忠信而獲舉者乎蘇秦曰不然臣聞妻有以醜酒譙夫者酒具命妾進之妾欲言之則恐其逐主母也進之則恐其殺主父也于是佯僵而棄酒于地主父大怒而笞之夫妻一僵而覆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忠至如此然而不免于笞臣之事適不忝而類妾之棄酒也燕侯信其言復故官益厚遇之既而燕侯復欲使蘇秦反聞齊因揚言蘇秦得舉于燕使亾吞齊齊王以蘇秦爲客卿蘇秦乃說齊王高宮室大苑囿以疲齊

燕策蘇傳大事記  
台纂齊宣王十九

季燕易王九季史綱陽書云蘇秦不信于天下而爲燕尾  
生式三謂孟子以妾婦所公孫衍輩而蘇秦直以妾婦自  
居作僞心勞彼亦自  
道苦衷耳可鑒也

秦張儀遂師伐魏取陝

季表儀傳魏惠王後十二季秦  
惠王後元季依秦紀壽此一季

秦築上郡塞

季表  
儀傳

趙侯初親政問先世貴臣肥義加其秩國三老季八十者

月致其禮

世家武靈王二季  
大事記壽此一季

魏田需與周霄相善欲舉公孫衍衍謂魏王曰臣盡力竭

智爲王廣土地取尊名田需從中敗臣王又聽之是臣終

無成功也需亡臣將侍需侍臣將亡魏王曰需寡人股掌

之臣也。匹之不可。今爲子外之令。無入子之事。衍曰。然。初齊相田嬰有妾子曰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命弗舉。其妾竊舉而養之。長見嬰。嬰怒。文頓首請其故。嬰曰。五月五日子長與戶齊。將不利于父母。文對曰。人生受命于天。君何惡。勇如受命于戶。則高其戶。耳。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久之。文問其父曰。子之子爲何。曰。爲孫。文曰。孫之孫爲何。曰。爲元孫。文曰。元孫之孫爲何。曰。不知也。文曰。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君相齊二王矣。地不加廣。門下不見一賢士。今又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而公家之事日損。

文竊怪之嬰聞其言愕然乃禮文使主家延客文延客坐  
語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客所與語知其親戚居處客亦  
使人謝餽無所遺失由是客日進名聞于諸侯公孫衍謂  
魏王曰魏所患者齊也田嬰言行于齊王王欲得齊何不  
召嬰子文而相之魏王曰然于是衍東約靖郭君田嬰召  
文仕魏而身相韓

魏策孟嘗君傳合纂二  
王譌作三王依吳注正

魏田需爲公孫衍所聞魏王疏之蘇代爲田需說魏王曰  
請問田文之爲魏孰與其爲齊魏王曰不如其爲齊也請  
問公孫衍之爲魏孰與其爲韓魏王曰不如其爲韓也蘇

代曰衍將右韓而左魏文將右齊而左魏二人用王將無所聞之矣不如置需于側以稽二人之所爲二人知需非己黨也必將曰吾舉事而不利于魏需必挫我于王二人不敢有外心矣魏王因復親田需魏策

戊後諡四十六季春正月滕侯卽位

燕侯自僂王

季表楚世家  
燕易王十季

韓侯自僂王

季表楚世家  
韓宣惠王十季  
韓世家後此一季  
秦紀壽此二季

趙城鄙

世家武靈王三季  
表壽此一季

楚柱國昭陽達師伐魏敗魏師于襄陵得八城

孟子書惠王自言南



辱于楚  
卽此

遂移師伐齊陳軫爲齊王見昭陽再拜賀戰勝起而問楚國之汰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官爲上柱國蔽爲上執珪陳軫曰有貴于此者乎昭陽曰惟令尹耳陳軫曰令尹貴矣王不置兩令尹也臣請譬之楚有遺其舍人一卮酒者舍人謂客曰數人飲此不足以徧請客盡地爲蛇蛇先成者飲此一人蛇先成舉酒而起曰吾能爲之足及其爲足未成有一人夔之酒飲之曰蛇固無足爲之足非蛇也君相楚攻魏破軍殺將功已足矣今攻齊勝之官蔽不加于此不勝身死蔽夔此畫蛇足之類也不若

引兵而公以德齊此持滿之善術也昭陽曰善引兵公

齊策

楚世家合編楚懷王六年魏惠

王後十三季齊宣王二十季

秦使張儀會齊楚之大臣于齧桑

季表秦紀楚魏世家張儀合纂秦惠王後二季

大事記因楚世家有魏字編于楚伐魏之苒以魏世家攷之魏實不在會

魏相田需死秦張儀免相令出相魏欲令魏事秦而諸國效之也楚相昭魚謂蘇代曰田需死張儀公孫衍田文三人必有一人相魏矣代曰然誰相而君便之也昭魚曰吾欲魏太子之自相也代乃請北見魏王既至魏謂魏王曰代從楚來見昭魚有息色問之昭魚曰吾恐張儀公孫衍

田文之必有一人相魏也代曰勿息也張儀相魏必右秦而左魏田文相魏必右齊而左魏公孫衍相魏必右韓而左魏魏必不使相也魏王曰然則寡人孰相代曰莫如太子之自相太子自相是三人皆以太子非久相也皆將務以其國事魏而欲得丞相之璽以魏之疆而持三萬乘之國輔之魏必安矣于是魏太子果自相

魏世家編此于哀王時誤今正之

滕侯用孟子軻之言欲行井田之法使畢戰問孟子軻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若夫潤澤之在君與子矣有楚陳良之徒陳相信許行爲神農竝耕之說孟子軻

關之曰陳良楚產也說周公仲尼之道北學于中國子背

子之師而學之不善變矣

依孟子編滕文公爲世所不爲一時之賢君也許行之言先儒

疑其受惑非矣此贅數語爲陳良亦一時傑人耳

齊人將築薛滕侯恐孟子軻曰君如彼何哉彊爲善而已矣未幾齊築薛初靖郭君嬰將城薛客多諫靖郭君嬰謂謁者無爲客通齊人有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蓋一言臣請烹靖郭君嬰因見之客趨而進曰海大魚因反吞靖郭君嬰留之請其說曰臣不敢以死爲戲靖郭君嬰曰無此也請復言之對曰君不聞大魚乎網不能止鉤不能牽蕩

而失水則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長有齊奚

以辭爲無齊雖隆辭之城至于天猶無益也靖郭君嬰以

爲善遂輟城辭

孟子齊策孟嘗君傳索隱合纂索隱引紀季云梁惠王後元十三年四月齊威王封

田嬰于辭十月齊城辭先儒謂四月乃魯之譌魯封辭今城辭百今依國氏釋地狄氏孟子編季參定

己亥四十七季韓魏太子朝于秦

秦紀韓宣惠王十一年魏惠王後十四季秦惠王後

三季

韓王會趙侯于區鼠

季表世家趙武靈王四季

魏有一女子化丈夫

魏世家漢書五行志

魏以秦張儀爲相大子免相公孫衍惡張儀陰令人謂韓

公叔曰張儀之合秦魏也以為魏攻有陽秦攻三川必可  
以得韓地魏王以是貴儀則韓南陽將舉矣子何不少委  
焉以為衍功則魏必棄秦而收韓棄儀而相衍矣韓公叔  
以為然因委之衍以為功衍果相儀免相秦怒魏之以衍  
代儀相也伐魏取曲沃平周復陰厚張儀益甚張儀慙無  
以歸報魏策張儀傳李表秦紀魏世家稽古錄

史舉為張儀非公孫衍于魏王衍欲窮之因給張儀曰請  
令王讓先生以國王為堯舜矣而先生弗受亦許由也衍  
因令王致萬戶邑于先生張儀說乃令史舉數見衍魏王

聞之而弗任史舉也史舉不辭而卒

魏策

庚子四十八年王崩諡曰顯太子定嗣立

周紀

趙迎婦于韓

季表趙世家趙武靈王五年韓宣惠王十二年

燕王噲諡曰易子噲立

燕易王十二年世家

齊號薛田文爲孟嘗君猶其父嬰賜號靖郭君以榮之也

孟嘗君文奉夏侯章以四馬百人之食夏侯章未嘗不毀

之也董蘇菁疑而問之章曰吾毀之以助之也且吾毀之

而君容之君不由此得傅長者乎蘇菁傅善魯仲子連謂

孟嘗君文曰君之好士未也雍門子陽得子之善士飲食

周季略

卷六下 顯王

三

傲居遺書

衣裘與士同士皆致死今君之家富而不與士同之士何  
致死乎死者士之所重財者君之所輕君不可以所輕者  
與士士安可以所重者致君也孟嘗君文曰文特未得古  
之奇士耳仲子連曰君之廢馬百乘被繡衣食菽粟豈皆  
麒麟騏耳哉後宮十妃衣縞紵食梁肉豈皆毛膺西施哉  
色與馬取于今之世士何必持古哉孟嘗君文聞是言敬  
謝焉孟嘗君文有舍人弗說將逐之仲子連曰獼猴據木  
搯水則不若魚鼈騏驎歷險乘危則不如狐狸曹沫釋三  
尺之劍而操銚鐸不如農夫故物舍其所長賤其所短棄



舜有所不及矣孟嘗君文曰善乃不逐孟嘗君文請學于  
閔子使車往迎閔子曰禮有來學無往教致師者不能學  
往教者不能化君所謂不能學者也臣所謂不能化者也  
孟嘗君文曰敬聞命矣乃摠衣請受業楚邱先生年七十  
披蓑帶索見孟嘗君文孟嘗君文曰先生老矣何以教之  
楚邱先生曰君將使我投石超距乎追車赴馬乎逐麋鹿  
搏豹虎乎吾不能也抑將使我淡計遠謀乎定猶豫而決  
嫌疑乎出正辭以當諸侯乎吾乃始壯耳何老之有孟嘗  
君文曰文過矣

依大紀通鑑綱目并編策文及韓詩外傳  
三又十新序雜事五參定通鑑大事記于

是季書齊封田嬰于薛號靖  
郭君未是封嬰見博十一季

楚王欲令魏逐張儀陳軫欲其留魏無用也謂楚王曰王  
何爲逐張子楚王曰爲臣不忠不信軫曰不忠王無以爲  
臣不信王勿與約且魏臣不忠不信于王何損忠且信于  
王何益逐而聽猶可不聽是王令困也且使萬乘之國逐  
其相魏所恥也魏必不聽

楚策楚懷王八年  
魏惠王後十五年

齊王將會楚燕趙之相于衛約外魏魏王愬告公孫衍衍  
曰王與臣百金請敗之魏王從之衍期齊王至衛之日先  
以五十乘至衛賂齊行人以百金請先見齊王旣得見因

久坐從容談三國之相怨謂齊王曰王與三國約外魏魏使公孫衍來今久與之談是王謀三國也事遂敗

魏策

韓王謂樛留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齊用田成闞止而簡公弑魏兩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亾今王兩用之多力者內樹其黨寡力者藉外權羣臣或內樹黨以驕其主或外爲交而裂其地則

國必危矣

韓策通鑑

顏率見韓公仲朋朋不見顏率謂朋之謁者曰公仲必以率爲陽故不見率也公仲好內率曰好士公仲嗇于財率

曰好施公仲無行率曰好義自今以來率將正言而已謁  
者以告公仲朋遽見之

韓策

周季編略卷六下

終